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八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楊二郎正本

李代桃僵

羊易牛死

詩云

世上空

最不易理

話說宋時南安府大庾縣有个吏典黃節娶妻李四娘四娘爲人心性風月好結識个把風流子弟私下往來向與黃節生下一子已是三歲了不肯收心只是貪淫一日黃節因有公事住在衙門中了十來日四娘與一个不知姓名的奸夫說通了帶了這三歲兒子一同逃去出城門不多路那兒子見眼前光景

生疎啼哭不止，四娘好生不使，竟把兒子丟棄在草
中，自同好夫去了。大庾縣中有个手力人李三，到鄉
間行公事，纔出城門，只聽得草地裡有小兒啼哭之
聲，急往前一看，見是一个小兒，眠在草裡，搗天倒地，
價哭。李三看了，心中好生不忍，又不見一个人來保
他，不知父母在那裡去了。李三走去抱扶着他，那小
兒半日不見見人，心中虛怯，哭得不耐煩。今見个人
來，便傷，雖是面生些，也倒忍住了哭，任憑他抱了起
來。原來這李三不曾有兒女，看見歡喜，也是合當有
事，道是天賜與他小兒，一徑的抱了回家。寧人見孩

了。生得清姿秀骨，快活盡在家裡，認做是自家的兒子。這邊黃節從門中出來，回到家裡，只見房閨宗婦，妻子多不見了，發問隣舍，多道是押司出去不多日，娘子即抱着小哥，不知那里去了。開得門戶，宗婦悄悄的，我們只道到那里親眷家去，不曉得備細。黃節情知妻、月娘有些毛病的，着了忙，各處親眷家問，並無下落。黃節只得寫下了招子，各處訪尋，情愿出十貫錢，做報信的謝禮。一日偶然出城數里，恰恰經過李三門首，那李三正抱着這拾來的兒子，在那裡與他作耍。黃節仔細一看，認得是自家的兒子，喝問李三道：

這是我的兒子、你却如何泡在此間、我家娘子那里去了、李三道、這兒子吾自在草地上拾來的、那曉得甚麼娘子、黃節道、我妻子失去、遍貼招示、誰不知道、今兒子既在你處、必然是你作奸犯科、誘藏了我娘子、有甚麼得解說、李三道、我自是拾得的、那知這些事、黃節扭住李三、叫起屈來、驚動地方隣里、多走將攏來、黃節告訴其事、衆人道、李三元不曾有兒子、掇來時節、實是有些來歷不明、却不知是押司的、黃節道、兒子在他處了、還有我娘子不見、是他一回拐了來的、衆人道、這個我們不知道、李三發極道、我那見

甚麼娘子、那日草地上只見得這個孩子在那裡哭
我抱了回家、今既是押司的、我認了悔氣還你罷了、
怎的還要賴我甚麼娘子、黃節道、放你娘的屁、是我
賴你、我現有招貼在外的、你這個奸徒、我當官與你
說話、對衆人道、有煩列位與我帶一帶、帶到縣裏來、
事關着拐騙良家子女、是你地方隣里的干係、不要
走了人、李三道、我沒甚麼欺心事、隨你去見官、自有明
白、一世也不走、黃節隨同了衆人、押了李三、抱了兒
子、一直到縣裡來、黃節寫了紙狀詞、把上項事一一
稟告縣官、縣官審問李三、李三只說路遇孩子抱了

歸來是實、並不知別項情繇。縣官道：「胡說！他家不見了兩個人，一個在你家了，這一個又在那裡？這樣奸詐，不打不招。」遂把李三上起刑法來，打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只不肯招。那縣裡有與黃節的一般吏典二十多個，多護着吏典行裡躰面，一齊來跪稟縣官，求他嚴行根究。縣官又把李三重加敲打。李三當不過，只得屈招道：「因為家中無子，見黃節妻抱了兒子，在那裡把來殺了，盜了他兒子回來，今被捉獲，情愿就死。」縣官又問屍首今在何處？李三道：「恐怕人看見，拋在江中了。」縣官錄了口詞，取了供狀，問成罪名，下

在死囚牢中了、分付當案孔目、做成招狀、只等寫完
文卷、就行解府定奪、孔目又爲着黃節、把李三獄情、
做得沒些漏洞、其時乃是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
日、文卷已完、獄中取出李三解府、係是殺人重犯、上
了繯肘、戴了木枷、跪在庭下、專聽點名起解、忽然陰
雲四合、空中雷電交加、李三身上枷扭、盡行脫落、霹
靂一聲、掌案孔目、震死在堂上、二十多個吏典、頭上
吏巾、皆被雷風掣去、縣官驚得渾身打顫、須臾性定、
叫把孔目身屍驗看、背上有硃紅寫的李三獄冤四
个篆字、縣官便叫李三問時、李三元自痴痴地立着、

一似失了魂的、聽得呼叫、然後答應出來、縣官問道、你身上枷扭、適纔怎麼樣解了的、李三道、小人眼前昏黑、猶如夢裡一般、更不知一些甚麼、不曉得身上枷扭、怎地脫了、縣官明知此事有冤、遂問李三道、你前日孩子果是怎生的、李三道、實實不知誰人遺下在草地上啼哭、小人不忍、抱了回家、至于黃節夫妻之事、小人並不知道、是受刑不過屈招的、縣官此時又驚又悔道、今日看起來、果然與你無干、當時遂把李三釋放、叫黃節與同差人別行尋緝、李四娘下落後來畢竟在別處地方尋獲、方知天下事專在疑似。

之司寬枉了人。這个李三，若非雷神顯靈，險些兒沒
辨白處了。而今說着國朝一个人，也爲妻子隨人
走了。冤家一个隣舍往來的，幾乎累死。後來却得明
白，與大庾這件事有些彷彿。待小子慢慢說來，便知
端的。

佳。期。誤。洩。桑。中。約。
好。事。訛。牽。月。下。繩。
只。解。推。原。平。日。狀。
豈。知。苟。外。有。翻。更。

話說北直張家灣有个居民，姓徐，名德，本身在城上
做長班，有妻莫大姐，生得大有容色，且是興高好酒
醉後就要趁着風勢，揀揸男子漢說話勾搭。隣舍有

个楊二郎，也是風月場中人，年少風流，閒蕩遊耍，過日，沒甚根基，與莫大姐終日調情，你貪我愛，弄上了手，外邊人無不知道，雖是莫大姐平日也還有個把梯已人往來，也不如與楊二郎過得恩愛，況且徐德在衙門裡走動，常有个月期程，不在家裡，楊二郎一發便當，竟像夫妻一般過日，後來徐德掙得家事從容了，衙門中尋了替身，不消得日日出去，每有時節歇息在家裡，漸漸把楊二郎與莫大姐光景看了些出來，細訪隣里街坊，也多有三三兩兩說話，徐德一日對莫大姐道：「嘗辛辛苦苦了半世，掙得有碗飯喫。」

了，也要裝些體面，不要被外人笑話便好。莫大姐道：有甚笑話？徐德道：鍾不扣不鳴，鼓不打不響，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你做的裏，外邊那一個不說的？你瞞着則甚？嗔叫：你今後仔細些罷了。莫大姐被丈夫道着海底眼，雖然撒嬌撒痴，說了幾句支吾，門面說話，却自想平日忒做得添瀨曉得，晴不過了，不好十分強辯得。暗地忖道：我與楊二郎交好，情同夫妻，時刻也閒不得的。今被丈夫知道，必然防備得緊，怎得象意？不如私下與他商量，捲了些家財，同他逃了去。他州外府，自繇自在的快活，豈不是好？藏在心中，一日看

見徐德出去，便約了楊二郎密商此事。楊二郎道：「我此間又沒甚牽帶，大姐肯同我去，要走就走。只是到外邊去，須要有些本錢，纔好養得口活。」莫大姐道：「我把家裡細軟盡數捲了去，怕不也過幾時，等住定身子，慢慢生發做活。」就是楊二郎道：「這個就好了。」一面收拾起來，得便再商量。走道兒罷了，莫大姐道：「說與你了，待我看看機會，揀个日子悄悄約你走路，你不要走漏了消息。」楊二郎道：「知道。」两个趁空處又做了一點點事，十分萬付而去。徐德歸來，幾日看見莫大姐神思撩亂，心不在焉的光景，又訪知楊二郎仍來。

走動慢著道、等我一時撞着了、也不管他做兩段、莫
大姐聽見、私下教人通信與楊二郎、目下切不要到
門前來露影、自此楊二郎不敢到徐家左近來、莫大
姐切切存心、只思量和他那裏去了便好、已此心不
在徐家、只礙着丈人、一个是眼中釘了、大凡女人心
一罅、自然七顛八倒、如痴如呆、有頭沒腦、說着東邊、
認着西邊、沒情沒緒的、況且楊二郎又不得來、茶裡
飯裡多是他、想也想痴了、因是悶得不耐煩、問了丈
夫、同了隣舍兩三個婦女們、約了要到嶽廟裡燒一
炷香、此時徐德曉得這婆娘不長進、不該放他出去、

大元原刻
徽

二刻第千

卷六

七

尚友堂

纔是却是北人直性心裡道這幾時拘繫得緊了看他慌恍惚惚莫不生出病來便等他外邊去散散北方風俗女人出去只是自行男子自有勾當不大肯跟隨走的當下莫大姐自同一夥女伴帶了紙馬酒盒擡着轎飄飄逸逸的出門去了只因此一去有分交

閨中佚女竟留煙月之場枕上情人險作囹圄之鬼直待海清終見底方今盆覆得還光

且說齊化門外有一个倬俏的子弟姓郝名盛生性活蕩立心刁鑽專一不守本分勾搭良家婦女又喜

討人便宜、做那昧心短行的事、他與莫大姐是姑舅之親、一向往來、兩下多有些意思、只是不曾得便、未上得手、郁盛心裡道是一春欠事、時常記念的一日、在自己門前閒立、只見幾乘女轎擡過、他窺頭探腦去看、那轎裡擡的女眷恰好、轎簾隙處、認得是徐家的莫大姐、看了轎上挂着紙錢、曉得是嶽廟進香、又有閒的挑着盒担、乃是女眷們游耍喫酒的、想道、我若廝趕着他們去、閒蕩一番、不過插得些寡趣、落得個眼飽、沒有實味、況有別人家女眷在裡頭、便插趣也有好些不便、不若我整治些酒饌在此、等莫大姐

轉來，我是親眷人家，邀他進來，打個中火，沒人說得，亦且莫大姐，儘是貪杯高興，十分有情時，必不推拒。那時趁着酒興，營勾他，不怕他不成這事。好計好計，即時奔往鬧熱衙衙，只揀可口的魚肉，葷有，榛松細菓，買了，借多，搗弄得齊齊整整，正是

安排撲鼻芳香餌，專等鯨鯢來上鉤。

却說莫大姐，同了一班女伴，到廟裡燒過了香，各處去游耍，挑了酒盒，野地上，隨着好坐處，即便擺着，喫酒，女眷們，多不十分大飲，無非喫下三盞，盃曉得莫大姐，量好，多來勸他，莫大姐，並不推辭，拏起杯來，就

喫就乾，把帶來的酒，喫得罄盡，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天色將晚，然後收拾家火，上轎擡回。回至郁家門前，郁盛瞧見，忙至莫大姐轎前施禮道：「此是小人家下，大姐途中口渴了，可進裡面告奉一茶。」莫大姐醉眼朦朧，見了郁盛是表親，又是平日訓得慣慣的，忙叫住轎，走出轎來，與郁盛萬福道：「元來哥哥住在這裡。」郁盛笑容滿面道：「請大姐裡面坐一坐去。」莫大姐帶着酒意，踉踉蹌蹌的跟了進門。別家女轎，曉得徐家轎子有親眷留住，各自先去了。徐家的轎夫住在門口等候。莫大姐進得門來，郁盛邀至一間房中，只見

酒菓肴饌，擺得滿桌。莫大姐道：「甚莫道理，要哥哥這們價費心。」郁盛道：「難得大姐在此經過，一杯淡酒，聊表寸心而已。」郁盛是有意的，特地不令一個人來伏侍，只是一身陪着，自己斟酒，極盡殷勤相勸。正是

茶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

莫大姐本是已有酒的，更加郁盛慢櫓搖船，捉醉魚，覷覷着面龐，央求不過，又喫了許多酒力，發作也，斜了雙眼，淫興勃然，到來丟眼色，說風話。郁盛挨在身邊同坐了，將着一杯酒，你呷半口，我呷半口，又嚙了一口，勾着頸子，度將過去。莫大姐接來，嚥下去了，就

把舌頭伸過口來，郁盛咽了一回，彼此春心蕩漾，便
抱到牀中，褪下小衣，并將起來。

一個醉後掀騰，一個醒中摩弄，醉的如迷花之夢，
醒的似採蕊之狂蜂，醉的一味興濃，擔承愈勇，
醒的半兼趣，玩視偏真，此貪彼愛，不同情你醉。
我醒皆妙境。

兩人戰到間深之處，莫大姐不勝榮暢，口裡哼哼的
道：我二哥親親的肉，我一心待你，只要同你一處去，
快活了罷，我家大殺的不知趣，又來拘管人，怎如得
二哥這等親熱有趣，說罷，將腰下亂攏亂簪，緊緊抱

外境

醒後
人思如何
在

住郁盛不放口裡只叫二哥親親元來莫大姐、
極了、但知快活異常、神思昏迷忘其所以、真个醉裡
醒時言、又道是酒道真性、平時心上戀戀的是楊二
郎、恍恍惚惚、竟把郁盛錯認幹事的是郁盛說的話
多是對楊二郎的話、郁盛原曉得楊二郎與他相厚
的、明明是醉裡認差了、郁盛道、耐耐這浪潘頰、你只
記得心上人、我且將計就計、看他說話、看他說甚麼
來、就接口道、我怎生得同你一處去快活、莫大姐道、
豈有自與你說的、收拾了些家私、和你別處去過活、
一向不得空便、今秋分之日、那天殺的進城上去、有

那衙門裡勾當我與你趁那晚走了罷。郁盛道：走不脫，却怎麼？莫大姐道：你端正下船兒，一搬下船，連夜搖了去。等他城上出來，知得已，此趕不着了。郁盛道：夜晚間把甚麼爲暗號？莫大姐道：你只在門外拍拍手掌，我裡頭自接應你。我打點停當，好幾時了，你不要錯過。口裡糊糊塗塗，又說好些，揔不過肉麻說話。郁盛只揀那幾句要緊的，記得明明白白，在心須臾雲收雨散。莫大姐整一整頭髮，頭眩眼花的走下床來。郁盛先此已把酒飯與轎夫喫過了，叫他來打着轎，挽扶莫大姐上轎去了。郁盛回來，道是占了乘輿。

皆皆大
恨者大恨

心中歡喜却又得了他心腹裡的話笑道咤異咤異
那知他要與楊二郎逃走盡把相約的事對我說了
又認我做了楊二郎你道好笑麼我如今將錯就錯
顧下了船到那晚剪他這絡落得栽他娘在別處去
受用幾時有何不可郁盛是个不學好的人正撓着
的癢處以爲得計一面料理船隻只等到期行事不
在話下且說莫大姐歸家次日病了一日酒昨日到
郁家之事猶如夢裡多不十分記得只依稀影嚮認
做已約定楊二郎日子過了收拾停當只待起身豈
知楊二郎處雖曾說過兩番曉得有這个意思反不

會精細叮嚀得，不做整備的，到了秋分這夜，夜已二鼓，莫大姐在家裡等候消息，只聽得外邊拍手响，莫大姐心照，也拍拍手，問門出去，黑影中見一个人在那裡拍手，心裡道是楊二郎了，急回身進去，將衣囊箱籠逐件遞出，那人一件件接了，安頓在船中，莫大姐恐怕有人瞧見，不敢用火，將房中燈打滅了，虛鎖了房門，黑裡走出，那人扶了上船，如飛把船開了，船中两个多是低聲細語，況是慌張之際，莫大姐只認是楊二郎，急切辨不出來，莫大姐失張失志，歷碌了一日，下得船纔心安，倦將起來，不及做甚麼事，說得

人言天皆
言酒醉
言醉
言醉

一兩句話，那人又不十分回答。莫大姐放倒頭和衣就睡着了。去比及天明，已在潞河，離家有百十里了。撐開眼來，看那船裡同坐的人，不是楊二郎，却正是齊化門外的郁盛。莫大姐喫了一驚道：「如何却是你？」郁盛笑道：「那日大姐在嶽廟歸來，途中到家下小酌，承大姐不弃，賜與歡會，是大姐親口約下我的。如何倒喫驚起來？」莫大姐呆了一回，仔細一想，纔省起前日在他家喫酒，酒中潘媾之事。後來想是錯認，把真話告訴了出來。醒來記差，只說是約下楊二郎了。豈知錯約了他。今事已至此，說不得了，只得隨他去。只

是怎生發付楊二郎呵。因問道：而今隨着哥哥到那裡去纔好？郁盛道：臨清是個大馬頭去處，我有个主人在那裡，我與你那邊去住了，尋生意做。我两个一窩兒作伴，豈不快活？莫大姐道：我衣囊裡儘有些本錢，哥哥要營運時，足可生發度日的。郁盛道：這個是好。從此莫大姐竟同郁盛到臨清去了。話分兩頭，且說徐德衙門公事已畢，回到家裡，家裡悄沒一人，箱籠什物皆已搬空。徐德罵道：這歪刺姑，一定跟得奸夫走了。問一問鄰舍，鄰舍道：小娘子一个夜裡不知去向。第二日我們看見門是鎖的了，不曉得裏面虛。

俗語云：嫌人不好，
人不道，
人笑我。

實你老人家自想着，無過是平日有往來的人約的
去。徐德道：有甚麼難見處？料只在楊二郎家裡。鄰舍
道：這猜得着。我們也是這般說。徐德道：小人平日家
醜，須瞞列位不得。今日做出事來，眼見得是楊二郎
的緣故。這事少不得要經官，有煩兩位做一做見證。
而今小人先到楊家去問一問下落，與他開一場。則
今鄰舍道：這事情那一個不知道的？到官時，我們自
然講出公道來。徐德道：有勞有勞。當下一忿之氣，迤
到楊二郎家裡，恰好楊二郎走出來，徐德一把扭住
道：你把我家媳婦子拐在那裡去藏過了？楊二郎雖

不曾做這事，却是曾有這話。關着心的，驟然聞得老大喫驚，口裡嚷道：「我那知這事，却來嫌我。」徐德道：「街坊上那一個不曉得你營勾了我媳婦子，你還要賴哩。」我與你見官去，還我人來。」楊二郎道：「不知你家嫂
子幾時不見了，我好耽耽在家裡，却來問我要人，就見官，我不相干。」徐德那聽他分說，只是拖住了交付與地方，一同送到城上。兵馬司來，徐德衙門情熟，爲他的多兵馬司，先把楊二郎下在舖裡。次日徐德就將奸拐事情，在巡城察院衙門告將下來，批與兵馬司嚴究。兵馬審問楊二郎，楊二郎初時只推無干，徐

德拉同地方聚口証他有奸兵馬喝叫加上刑法楊
二郎熬不過只得招出平日通奸往來是實兵馬道
奸情既真自然是你拐藏了楊二郎道只是平日有
姦逃去一事委實與小的無涉兵馬又嘆地方與徐
德問道他妻子莫氏還有別个姦夫麼徐德道並無
別人只有楊二郎姦姦稔是真地方也說道隣里中也
只曉楊二郎是姦夫別一个不見說起兵馬喝楊二
道這等還要強推你實說拐來藏在那裡楊二郎道
其實不在小的處小的知他在那里兵馬大怒喝叫
重重夾起必要他說楊二郎只得又招道曾與小的

商量要一同逃去。這說話是有的。小的不曾應承。故此未約得定。而今却不知怎的不見了。兵馬道。既然曾商量同逃。而今走了。自然知情。他無非私下藏過。只歸混賴一時。背地裡却去姦宿。我如今收在監中。三日五日一比。看你藏得到底不成。遂把楊二郎監下。隔幾日就帶出鞠問一番。楊二郎只是一般說話。招不出人來。徐德又時時來催。皇。不過做楊二郎屁股不着。打得些屈膝。毫無頭緒。楊二郎正是俗語所云。

從前作事

沒興齊來

烏狗喫食

白狗當災

楊二郎當不過屈打，也將霹靂証枉禁事情在上司告
下來，提到別衙門去問，却是徐德家裡，實實沒了人
姦情，又招是真的，不好出脫得他，有矜疑他的，教他
出了招帖，許下賞錢，募人緝訪，然是十個人內，倒有
九個說楊二郎藏過了，是真的，那個說一聲，其中有
冤枉，此亦是楊二郎活人妻女應受的果報。
女色從來是禍胎，姦淫誰不惹非災，
雖然逃去渾無涉，亦豈無端受枉來。
且不說這邊楊二郎受累，累年不決的事，再表郁盛

恨口錄金
三言投打

教言

日餘之事

自那日載了莫大姐，到了臨清地方，賃間房住下。
這知縣里受客
兩人行其淫樂，混過了幾時，莫大姐終久有這楊二郎在心裡，身子雖現隨着郁盛，畢竟是勉強的。終日價沒心沒想，哀聲嘆氣，郁盛豈初綢繆相處了兩個月，看看兩下裡各有些嫌憎，不自在起來。郁盛自想道：我目下用他的，帶來的東西，須有盡時，我又不曾做生意，日後怎生結果？況且是別人的妻小，留在身邊，到底怕露將出來，不是長便。我也要到自家裡去的，那里守得定在這裡？我不如尋個主見，賣了他，他的模樣儘好，到也還值得百十兩銀子，我得他這些身

分銀

價與他身邊帶來的許多東西也儘勾受用了、打聽得臨清渡口驛前樂戶魏媽媽家裏養許多粉頭是個興頭的鴇兒、要的是女人、每个人去與他說了、魏媽只做法訪親、來相探望、看過了人物、還出了八十兩價錢、交兌明白、只要懂人去、郁盛哄着莫大姐道、這魏媽媽是我家外親、極是好情分、你我在此異鄉、畱得與他做个相識往來、也不寂寞、魏媽媽前日來望過了你、你今日也去還、并他一拜、纔是、莫大姐女眷心性、巴不得尋个頭腦外邊去、走走的、見說了、即便梳妝起來、郁盛就去領了一乘轎、把莫大姐竟擡到

魏媽家裡，莫大姐看見魏媽媽笑嘻嘻相頭相腳，只是上下看，觀大剌剌的不十分接待，又見許多粉頭在面前，心裡道：甚麼外親，看來是個衙衙人家了，喫了一杯茶，告別起身。魏媽媽笑道：你還要到那裡去？莫大姐道：家去。魏媽媽道：還有甚麼家裡，你已是此間人了。莫大姐喫一驚道：這怎麼說？魏媽媽道：你家都官兒得了我八十兩銀子，把你賣與我家了。莫大姐道：那有此話？我身子是自家的，誰賣得我？魏媽媽道：甚麼自家不自家，銀子已拏得去了，我那官你？莫大姐道：等我去和那天殺的說个明白。魏媽媽道：此

時他跑自家的道兒，敢走過七八里路了，你那裡拿他去。我這裡好道路，你安心住下了罷，不要討我殺成棒兒喫。莫大姐情知被郁盛所賺，叫起撞天屈來，大哭了一場。魏媽媽喝住，只說要打衆粉頭做好做款的來勸住。莫大姐原是立不得貞節牌坊的，到此地位，落了圈套，沒計奈何，只得和光同塵，隨着做娼妓罷了。此亦是莫大姐做婦女不學好應受的果報。

婦女何當有異圖，貪淫只欲閃親夫。
今朝更被他、人閃，天報昭昭不可誣。

莫大姐自從落網之後，心裏常自想道：我只圖與楊

二郎逃出來快活，誰道醉後錯記，却被郝盛天殺的，賺來賣我在此。而今不知楊二郎怎地在那裡，我家裡不見了人，又不知怎樣光景，時常切切于心，有時接着相投的孤老，也略把這些前因說說，只好感傷流淚。那里有人管他？這些勞叨，光陰如箭，不覺已是四五今年頭。一日有一个客人來，嫖宿飲酒，見了莫大姐，目不停瞬，只管上下瞧覷。莫大姐也覺有些面染，兩下疑惑。莫大姐開口問道：客官貴處？那客人道：小子姓幸，名逢，住居在張家灣。莫大姐見說張家灣三字，不覺潸然淚下，道：旣在張家灣，可曉得長班徐

德家裡麼。幸客驚道：徐德是我鄰人，他家裡失去了
嫂，子幾年，適見小娘子面龐，有此廝像，莫不正是徐
嫂，子麼？莫大姐道：奴正是徐家媳婦，被人拐來坑陷
在此，方纔見客人面龐，奴家道有些認得，豈知却是
日前鄰舍。幸官兒，元來幸逢也是風月中人，向時看
見莫大姐有些話頭，也曾囁着乾唾的，故此一見就
認得。幸客道：小娘子你在此不打緊，却害得一個人
好苦。莫大姐道：是那小幸客道：你家告了楊二郎，累
了幾年官司，打也不知打了多少，至今還在監裡，未
得明白。莫大姐見說好不傷心，輕輕對幸客道：日裡

不好盡言，晚上留在此間，有句說話奉告幸客。是晚就與莫大姐同宿了。莫大姐悄悄告訴他，說委實與楊二郎有交，被郁盛目覷了。楊二郎拐來賣在這裡，從頭至尾一一說了，又與他道：「客人可看平日鄰舍面上，到家說知此事，一來救了奴家，出去二來說清了。楊二郎也是陰功，三來喫了郁盛這廝這樣大虧。」等得見了天目，咬也咬他幾口。幸客道：「我去說，我去說。」楊二郎徐長班多是我一塊土上人，況且貼得有賞單，今我得實，怎不去報郁盛這廝有名刁鑽。天理不容，也該敗了。莫大姐道：「須得密些纔好，若漏了風，」

怕這家又把孩藏過了。幸客道：只你知我知，而今見人再不要提起。我一到彼，就出首便是。兩人商約已定。幸客竟自回轉張家灣來，見徐德道：你家嫂子已有下落。我親眼見了。下止照見徐德道：見在那里？幸逢道：我替你同到官面前，還你的明白。徐德遂同了幸逢，齊到兵馬司來。幸逢當官遞上一紙首狀，狀云：

首狀人幸逢，係張家灣民，爲舉首略賣事。本灣徐德失妻莫氏，告官未獲。今逢目見本婦身在臨清樂戶魏錫家倚門賣姦，本婦稱係市棍卽盛略賣。在被是的，販良爲娼，理合舉首。所首是實。

兵馬即將首狀判准立案，一面申文察院，一面密差兵番拏獲郁盛到官刑鞫。郁盛抵賴不過，供吐前情明白。當下收在監中，俟莫氏到時質証定罪。隨即奉察院批發明文，押了原首人幸逢與本大徐德、行關到臨清州，眼同認拘莫氏及買良爲娼樂戶魏鵠到司審問。原差守提臨清州裡即忙添差公人一同行拘一千人到魏家，好似

甕中捉鱉，手到拿來。

臨清州點齊了，發了批迴，押解到兵馬司來。楊二郎彼時還在監中得知這事，連忙寫了訴狀，稱是與已

無干今日幸見天日等情投遞兵馬司准了等候一同發落其時人犯齊到聽審兵馬先喚莫大姐問他莫大姐將郁盛如何騙他到臨清如何哄他賣娼家一一說了備細又喚魏鴉兒問道你如何買了良人之婦魏媽媽道小婦人是个樂戶靠那取討娼妓爲生郁盛稱說自己妻子願賣小婦人見了是本夫做主的與他討了豈知他是拐來的徐德走上來道當時妻子失去還帶了家裡許多箱籠貲財去今人既被獲還望追出贖私給還小人莫大姐道郁盛哄我到魏家我只走得一身去就賣絕在那裡一應所有

多被郁盛得了，與魏家無干，兵馬拍桌道：「那郁盛這樣可惡，既拐了人去姦宿了，又賣了他身子，又沒了他貲財，有這等沒天理的，喝叫重打。」郁盛辯道：「責他在娼家，是小人不是，甘認其罪。」至于逃去，是他自跟了小人走的，非干小人拐他。兵馬問莫大如道：「你當時爲何跟了他走？」不實說出來討援。莫大如只得把與楊二郎有姦認錯了郁盛的事，一一招了。兵馬笑道：「怪道你丈夫徐德告着楊二郎，楊二郎雖然屈坐了監幾年，徐德不爲全誣。」莫氏雖然認錯，郁盛乘機盜拐，豈得推故？喝教把郁盛打了四十大板，問略販

良人軍罪，押追帶去，贓物給還。徐德莫氏身價八十兩，追出入官。魏媽買良，係不知情，問不不應罪名。出過身價有幾年，賣姦得利，不必償還。楊二郎先有姦情，後雖無干，也問杖贖，釋放寧家。幸逢首事得實，量行給賞，判斷已明。將莫大姐發與原夫徐德收領。徐德道：小人妻子背了小人，逃出了幾年，又落在娼家了。小人還要這淫淫婦做甚麼？情愿當官休了，等他別嫁個人罷。兵馬道：這個縣你且保領出去，自尋人嫁了他，再與你立案罷了。一千人衆，各到家裡，楊二郎自思：別人拐去了，却冤了我，坐了幾年監，更待甚。

通書
得官以

不收心
王郎又

民告訴鄰里，要與徐德廝鬧。徐德也有些心怯，過不去。轉央鄰里和解，鄰里商量調停這事，議道：「總是徐德不與莫大姐完聚了，現在尋人別嫁，何不讓與楊二郎娶了，消釋兩家冤仇？」與徐德說了，徐德也道：「負累了他，便依議也罷。」楊二郎聞知，一發正中下懷，笑道：「若肯如此，便多坐了幾時，我也永不提起了。」隣里把此意三面約同，當官稟明，兵馬備知。楊二郎頂缸坐監，有此屈在裏頭，依地方處分。准徐德立了婚書，給與楊二郎爲妻。莫大如稱心像意，得嫁了舊時舊識，因爲喫過了這些時苦，也自收心學好，不似前時。

一 捨德也

惹驪招禍竟與楊二郎到了底這莫非是楊二郎的前緣然也爲他喫苦不少了不爲美事後人當以此爲鑒

枉坐囹圄已數年而今方得保婢娟何如自守家常飯不害官司不損錢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九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

詩曰

劇賊從來有賊智，其間竅巧亦無窮。
若能收作公家用，何必疆場不立功。

自古說孟嘗君養食客三千，鷄鳴狗盜的多收拾在門下。後來被秦王拘留，無計得脫。秦王有個愛姬，傳語道：「聞得孟嘗君有領狐白裘，價值千金，若將來送了我，我替他討個人情，放他歸去。」孟嘗君當時只有一領狐白裘，已送上秦王，收藏內庫。那得再有，其時狗盜的便獻計道：「臣善狗偷，往內庫去偷，將出來便。」

是你道何爲狗偷乃是此人善做狗噪就假做了狗爬牆越壁快捷如飛果然把狐白裘偷了出來送與秦宮愛姬纔得善言放脫連夜行到函谷關孟嘗君恐怕秦王有悔後面追來急要出關當得關上直等鷄鳴纔開孟嘗君着了急那時食客道臣善鷄鳴此時正用得着就曳起聲音學作鷄啼起來果然與真無二啼得兩三聲四下群鷄皆啼閹吏聽得把關開了孟嘗君纔得脫去孟嘗君平時養了許多客今脫秦難却得此兩小人之功可見天下寸長尺技俱有用處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縱有督遮的

一槩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謀之人，沒處設施，多趕去
做了爲非作歹的勾當。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將來，
隨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氣力。且省得他流在盜賊裡，
頭去了。且如宋朝臨安有个劇盜，叫做我來也，不知
他姓甚名誰，但是他到人家偷盜了物事，一些踪影
不露出來，只是臨行時，壁上寫着我來也三個大字。
第二日人家看見了字，方纔簡點家中，曉得失了賊。
若無此字，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煞好手段。臨安中
受他蒿惱，不過紛紛告狀。府尹責着緝捕使臣，嚴行
挨查。要獲着真正寫我來也三字的賊人，却是沒个

姓名知是張三李四拿着那個纔肯認帳使臣人等受那比較不過只得用心體訪元來隨你巧賊湏瞞不過公人占風望氣定然知道的只因拿得甚緊畢竟不知怎的緝着了他的真身解到臨安府裡來府尹升堂使臣稟說緝着了真正我來也雖不曉得姓名却正是寫這三字的府尹道何以見得使臣道小人們體訪甚真一些不差那个人道小人是良民並不是甚麼我來也公人們比較不過拿小人來冒充的使臣道的是真正的賊口聽他不得府尹只是疑心使臣們稟道小人們費了多少心机纔訪得着若

被他花言巧語脫了出去。後來小人們再沒處拿了。
府尹欲待要放，見使臣們如此說，又怕是真的，萬一
放去了，難以尋他，再不好比較緝捕的了，只得權發
下監中收監。那人一到監中，便好言對獄卒道：「進監
的舊例，該有使費。我身邊之物，盡被做公的搜去。我
有一主銀兩，在獄廟裡神座破磚之下，送與哥哥做
拜見錢。哥哥只做去燒香取了來。」獄卒似信不信，免
不得跑去一看，果然得了一包東西，約有二十餘兩。
獄卒大喜，遂把那人好好看待，漸加親密。一日，那人
又對獄卒道：「小人承蒙哥哥盛情，十分看待得好。」

人無可報效。還有一主東西在某處橋堦之下。哥哥去取了。也見小人一點敬意。獄卒道。這個所在是往來之所。人眼極多。如何取得。那人道。哥哥將个筐籃盛着衣服。到那河裏去洗。洗來放在籃中。就把衣服蓋好。却不擎將來了。獄卒依言如法取了來。没人知覺。箇箇物事約有百金之外。獄卒一發喜謝不盡。愛厚那人。如同骨肉。晚間買酒請他。酒中那人對獄卒道。今夜三更。我要到家裡去看一看。五更即來。哥哥可放我出去一遭。獄卒思量道。我受了他許多東西。他要出去。做難不待。萬一不來了。怎麼處。那人見獄

卒遲疑便道哥哥不必疑心小人被做公的冒認做我來也送在此間。既無真名又無實跡須問不得小人的罪。小人少不得辨出去一世也不私逃的。但請哥哥放心。只消兩個更次小人仍舊在此了。獄卒見他說得有理。想道。一個不曾問罪的犯人。就是失了沒甚大事。他現與了我許多銀兩。拚得與他使用些好歹。糊塗得過。況他未必不來的。就依允放了他。那人不繇獄門。竟在屋簷上跳了去。屋瓦無聲。早已不見。到得天未大明。獄卒宿酒未醒。尚在朦朧。那人已從屋簷跳下。搖起獄卒道。來了來了。獄卒驚醒。看了

止欲脫身
有所不食
矣

一看道有這等信人。那人道：小人怎敢不來。有累哥，多謝哥哥，放了我。已有小小謝意，留在哥哥家裡。哥哥快去收拾了來。小人就要別了哥哥。當官出監去了。獄卒不解其意，急回到家中。家中妻子說有件事，正要你回來得知。昨夜更鼓盡時，不知梁上甚麼響，忽地掉下一個包來。解開看時，盡是金銀器物。敢是天賜我們的。獄卒情知是那人的緣故，急提手道：「不要露聲，快收拾好了，慢慢受用。」獄卒急轉到監中，又謝了那人。須臾府尹升堂，放告牌出，只見紛紛來告盜情事，共有六七紙，多是昨夜失了盜，牆壁上

西不覺其
解手

俱寫得有、我來也三字、懇求着落緝捕府尹道、我元
疑心前日監的、未必是真我來也、果然另有這個人、
在那裡、那監的、豈不冤枉、即叫獄來分付、快把前日
監的那人放了、另行責着緝捕使臣、定要訪个真正
我來也、解官立限比較、豈知真的却在眼前放去了、
只有獄卒心裡明白、伏他神機妙用、受過重賄、再也
不敢說破、看官你道、如此欺人智巧、可不是有用得
着他的去處麼、這是舊話、不必說、只是我朝嘉靖年
間、蘇州有个神偷、懶龍事蹟頗多、雖是个賊、煞是有
義氣、兼帶着戲耍、說來有許多好笑、好聽處、有詩爲

證

誰道偷無道

神偷事每奇

更看多慷慨

不是俗偷兒

話說蘇州亞字城東玄妙觀前第一巷有一个人不曉得他的姓名後來他自號懶龍人只稱呼他是懶龍其母村居偶然走路遇着天雨走到一所枯廟中避着却是草輦三郎廟其母坐久雨尚不住昏昏睡去夢見神道與他交感歸來有娠滿了十月生下這个懶龍來懶龍生得身材小巧膽氣壯猛心機靈變度量慨慷且說他的身體行徑

柔若無骨，輕若御風，大則登屋跳梁，小則捫牆摸壁，隨機應變，有景生情，掘口則爲雞犬狸鼠之聲，拍手則作簫鼓絃索之弄，飲啄有方，律呂相應，無弗酷肖，可使亂真，出沒如鬼神，去來如風雨，果然天下無雙手，真是人間第一倫。

天生絕技

懶龍不但伎倆巧妙，又有幾件希奇本事，吃異性格，自小就會着了靴在壁上走，又會說十三省鄉談，夜間可以連宵不睡，日間可以連睡幾日，不茶不飯，像陳搏一般，有時放量一喫酒數斗，飯數升，不穀一飽，有時不喫起來，便動幾日不餓，鞋底中用稻草灰做

觀走步絕無聲響與人相撲掉臂往來倏忽如風想
來劍俠傳中白猿公水滸傳中鼓上蚤其矯捷不過
如此自古道性之所近懶龍既有這一番嘖嘖便自
藏埋不住好與少年無賴的人往來習成偷兒行徑
一時偷兒中高手有

蘆茄茄

骨瘦如青蘆枝
探花白打最勝

刺毛鷹

見人輒起代形如
蠶蠶能宿葉壁上

白搭膊

以素練為腰纏為上佳大鉄鉤以鉤向上
拋擲遇臂挂便攀緣腰纏上升欲下亦藉
鉤力梯其腰纏刷然而落

這數个多是吳中高手見了懶龍手段盡皆心伏自

以爲不及，嬾龍原沒甚家緣家計，今一發棄了，到處爲家，人都不曉得他歇在那一個所在，白日行都市中，或閃入人家，但見其影，不見其形，闇夜便竊入大戶，朱門尋宿處，玳瑁梁間，鴛鴦樓下，繡屏之內，画閣之中，縮做刺蝟一團，沒一處不是他睡場，得便就做他一手，因是終日會睡，變幻不測如龍，所以人叫他嬾龍。所到之處，但得了手，就画一枝梅花在壁上，在黑處將粉寫白字，在粉牆將煤寫黑字，再不空過，所以人又叫他做一枝梅。嘉靖初年，洞庭兩山出蛟，太湖邊山崖崩塌，露出一古塚，朱漆棺，寶物無數，盡被

人盜去無遺。有人傳說到城。螭龍偶同親友汎湖。因到其處。看見藤蔓纏棺。已被斬斷。開發棺中。惟枯骸一具。塚傍有斷碑模糊。螭龍道。是古來王公之墓。不覺惻然。就與他掩蔽了。即時出些銀兩。顧本處土人聚土埋藏好了。把酒澆奠。奠畢將行。螭龍見草中一物礙脚。俯首取起。乃是古銅鏡一面。急藏襪中。不與人見。及到城中。將往僻處。刷淨泥滓細看。那鏡小小。只有四五寸。面上精光閃爍。背上有鈕四傍。隱起窮奇饕餮魚龍波浪之形。滿身青綠。盡蝕朱砂水銀之色。試敲一下。其聲冷然。曉得是件寶貝。將來佩帶身

邊到得晚間，將來一照，暗處皆明，雪白如晝。賴龍得了此鏡，出入不離，夜行更不用火，一發添了一助。別人怕黑時節，他竟同日裡行走。偷法愈便，却是賴龍雖是偷兒行徑，却有幾件好處：不肯淫人家婦女，不入良善與患難之家，說了人說話再不失信，亦且仗義疎財。偷來東西，隨手散與貧窮負極之人。最要緊，惱那慳吝財主，無義富人，逢場作戲，做出笑話。因此到所在，人多倚草附木，成行逐隊，來皈依他。義聲赫然，賴龍笑道：「吾無父母妻子可養，借這些世間餘財，聊救貧人，正所謂損有餘，補不足，天道當然，非關吾。」

的好義也。一日有人傳說一个大商下千金在織人周甲家。嬾龍要去取他的酒後錯認了所在。誤入了一个人家。其家乃是个貧人。房內止有一張大几。四下一看。別無長物。既已進了房中。一時不好出去。只得伏在几下。看見貧家夫妻對食。盤餐蕭瑟。夫滿面愁容。對妻道。欠了客債要緊。別無頭腦可還。我不如死了罷。妻子道。怎便尋死。不如把我賣了。還好將錢營生。說罷。夫妻淚如雨下。嬾龍忽然跳將出來。夫妻慌怕。嬾龍道。你两个不必怕我。我乃嬾龍也。偶聽人言。來尋一个商客。錯走至此。今見你每生計可憐。我

當送二百金與你，助你經營，快不可別尋道路。如此苦楚，夫妻素聞其名，拜道：「若得義士如此厚恩，吾夫妻死裡得生了。」懶龍出了門去，一個更次，門內鏗然一響，夫妻走起看時，果然一個布囊有銀二百兩在內，乃是懶龍。是夜取得商人之物，夫妻喜躍非常。寫個懶龍牌位，奉事終身。有一貧兒，少時與懶龍游狎，後來消乏，與懶龍途中相遇，身上襤褸，自覺羞慙，引扇掩面而過。懶龍掣住其衣，問道：「你不是某舍麼？」貧兒蹣跚道：「惶恐惶恐。」懶龍道：「你一貧至此，明日當同你大一家，取些來付你，勿得妄言。」貧兒曉得懶龍

手段、又是不哄人的、明日傍晚來尋、懶龍、懶龍、與他
共至一所、乃是士夫家池館、但見

暮、鴉、掠、亂、

碧、樹、蒙、籠、

萬、籟、淒、清、

四、隅、寂、靜、

懶龍分付貧兒止住在外、自己竦身攀樹踰垣而入、
許久不出、貧兒屏氣吞聲、蹲踞牆外、又被羣犬嚎吠、
起來、昨嚙貧兒、遶牆走避、微聽得牆內水響、倏有一
物、如沒水鷗、從林影中墮地、仔細看看、却是懶龍、
渾身沾濕、狀甚狼狽、對貧兒道、吾爲你幾乎送了性
命、裡面黃金無數、可以斗量、我已取到了、子、因爲外

這人待緊驚醒裡面的人，追將出來，只得丟棄道：「貧兒身走脫，此乃子之命也。」貧兒道：「老龍平日手裏求，今日如此，是我命薄，歎息不勝。」懶龍道：「不必煩，改日別作道理。」貧兒怏怏而去。過了一個多月，懶龍路上又遇着他，哀告道：「我窮得不耐煩了，今日去卜問一卦，遇着上上大吉，財爻發動，先生說當有一場飛來富貴，是別人作成的，我想不是老龍，還那裡指望。」懶龍笑道：「吾幾乎忘了前日那家金銀一箱已到手了，若竟把來與你，恐那家發覺你藏，不過做出事來，所以權放在那家水池內，再看動靜。」今日已到

如此用心
所以不敗

期程不見聲息想那家不思量追訪了可以取之無礙晚間當再去走遭貧兒等到薄暮來約懶龍同往

懶龍一到彼處但見

度柳穿花

捷若飛鳥

馳波濺沫

矯似游龍

須臾之間背負一箱而出急到僻處開看將着身帶寶鏡一照裡頭盡是金銀懶龍分文不取也不問多少盡數與了貧兒分付道這些財物可勾你一世了好好將去用度不要學我懶龍混帳半生不做人家貧兒感激謝教將着做本錢後來竟成富家懶龍所

行之事每多如此說話的。蟾龍固然手段高強難進只這等游行無碍再沒有失手時節。看官聽說他也。有遇着不巧受了窘迫却會得逢急智生脫身溜撒。曾有一日走到人家見衣厨開着急向裡頭藏身要取橱中衣服不匡這家子臨上床時將衣厨關好上了大鎖竟把鎖龍鎖在橱內了。蟾龍出來不得心。生一計把橱內衣飾緊纏在身又另包下一大包俱挨着橱門口裡就做鼠咬衣裳之聲主人聽得叫起老嫗來道爲何把老鼠關在橱內了可不咬壞了衣服快開了橱趕了出來老嫗取火開橱纔開得門那按

着門口包兒先滾了下地，說時遲，那時快，懶龍就滾着包滾下來，頭頂一同滾將出來，就勢撲滅了老嫗手中之火。老嫗喫驚，大叫一聲，懶龍恐怕人起難脫，急取了那個包，適將老嫗要處一搥，撲的跌倒在地，望外便走。房中有人走起，地上踏着老嫗，只說是賊，牽脚亂下。老嫗喊叫連天，房外人聽得房裡嚷亂，盡逃將來，點起火一照，見是自家入廝打，方喊得住。懶龍不知已去過幾時了，有一織紡人家，客人將銀子定下綢羅若干，其家夫妻收銀箱內，放在床裡邊，夫妻同寢在床，夜夜小心謹守。懶龍知道，要取他的，閃進

聖相降
之狀如面

房去，一腳踏了床沿，挽手進床內，摸那箱子。婦人驚醒，覺得床沿上有物，暗中一摸，曉得是隻人腳。急用手抱住不放，忙叫丈夫道：「快起來！吾捉住賊腳在這裡。」龍即將其夫之腳，用手抱住一插。其夫負痛忙喊道：「是我的腳，是我的腳。」婦人認是錯拿了夫腳，即時把手放開。嬾龍便撥了箱子，如飛出房。夫妻兩人還爭个不清。妻道：「分明拿的是賊腳，你却教放了。」夫道：「現今我腳插得生疼，那裡是賊腳？」妻道：「你腳在裡床，我拿的在外床，況且吾不曾插着。」夫道：「這等是賊插我的腳，你只不要放。」那隻腳便是妻道：「我聽你。」

喊將起來，慌忙之中，認是錯了，不覺把手放鬆，他便抽得去了。着了他賊見識，定是不好了，摸摸裡床箱，子果是不見。夫妻兩個，我道你錯，你道我差，互相埋怨，怨不了。嬾龍又走在一個買衣服的舖裡，尋着他衣庫，正要揀好的捲他，黑暗難認，却把身邊寶鏡來照，又道是：

隔牆須有耳，門外豈無人。

誰想隔隣人家，有人在樓上做房樓窗，看見間壁衣庫，亮光一閃，如閃電一般，情知有些魑魅，忙敲樓窗，向舖裡叫道：「隔壁仔細，家中敢有小人了。」舖中人驚

虛實皆行其法也

起，口喊捉賊。獺龍聽得在先，看見庭中有一隻大醬缸，上蓋蓬算，獺龍慌忙揭起，蹲在缸中，仍復反手盞好。那家人提着燈，各處一照，不見影響，尋到後邊去了。獺龍在缸裡想道：方纔只有缸內，不曾開看，今後頭尋不見，此番必來，我不如往看過的所在躲去。又思：身上衣已染醬淋漓，問來掩不得踪跡，便把衣服卸在缸內，赤身脫出來，把腳踪印些醬跡在地下，一路到門，把門開了，自己翻身進來，仍入衣庫中藏着。那家人後頭尋了一轉，又將火到前邊來，果然把醬缸蓋揭開看時，却有一套衣服在內，認得不是家裡

的多道這分明是賊的衣裳了。又見地下腳跡自缸邊直到門邊。門已洞開。盡皆道賊見我們尋慌。躲在醬缸裡面。我們後邊去尋時。他却脫下衣服。逃走了。可惜看得遲了些个。不然此時已被我們拏住。店主人家道。趕得他去也罷了。開好了門。歇息罷。一家盡道賊去無事。又歷碌了一會。放倒了頭。大家酣睡。詎知賊還在家裡。嶺龍安然住在錦繡丛中。把上好衣服。繞身繫束得緊峭。把一領青舊衣。外面蓋着。又把細軟好物。裝在一條布被裡面。打做个包兒。弄了大半夜。寂寂負了。從屋簷上跳出。這家子沒一人知覺。

跳到街上正走時天尚黎明有三四一起早行的人前來撞着見賴龍獨自一個負着重囊候早行走疑他來路不正氣遮住道你是甚麼人在那裡來說個明白方放你走賴龍口不答應伸手在財後摸出一包團團如毬拋在地下就走那幾個人多來搶看見上面牢捲密紮道他必是好物爭先來解解了一層又有一層就像剝笋殼一般且是層層網得緊剝了一尺多裡頭還不盡剩有拳頭大一塊疑道不知裹着甚麼衆人不肯住手還要奪來解看那先前解下的多是敝衣破絮零零落落堆得滿地正在開囊之

際只見一夥人起來道你們偷了我家舖裡衣服在此分贓麼不繇分說拿起器械蠻打將來衆人呼喝不住見不是頭各跑散了中間擎住一个老頭兒天色黯黑之中也不來認面龐一步一棍直打到舖裡老頭兒口裡亂叫亂喊道不要打不要打你們錯了衆人多是興頭上人住馬不住那裡聽他看看天色大明店主人心細一看乃是自家親家翁在鄉里住的連忙喝住衆人已此打得頭虛面腫店主人忙陪不是置酒請罪因說失賊之事老頭兒方訴出來道適纔同兩三个鄉里人作伴到此天未明亮因見一

人背馱一大囊行走，正闌住盤問，不匡他丟下一件
包裹，多來奪看，他棄闊走了，誰想一層一層，多是破
衣敗絮，我們被他哄了，不拿得他，却被這裡人不分
皂白，混打這番，把同伴人驚散，便宜那賊骨頭，又不
知走了多少路了，衆人聽見這話，大家驚悔，隣里聞
知，某家捉賊，錯打了親家公，傳爲笑話。厚來那個毡
就是纈龍，在衣樹裡把開工結成帶，在身邊防人尾
追，把此拋下，做緩兵之計的，這多是他臨危急智，脫
身巧妙之處，有詩爲証：

巧技承蠅與弄丸

當前賣弄許多般

二、亥、有、公、告、
雖然賊態何堪述、

也要臨時猝智難、

懶龍神偷之名四處布聞、衙中巡捕張指揮訪知、叫巡軍拿去、指揮見了、問道、你、是、個、賊、的、頭、兒、麼、懶、龍、道、小、人、不、會、做、賊、怎、說、是、賊、的、頭、兒、小、人、不、會、有、一、毫、贓、私、犯、在、公、庭、亦、不、會、見、有、竊、盜、賊、夥、扳、及、小、人、小、人、只、爲、有、些、小、智、巧、與、親、戚、朋、友、作、耍、之、事、間、或、有、之、爺、爺、不、要、見、罪、小、人、或、者、有、時、用、得、小、人、着、水、裡、火、裡、小、人、不、辭、指、揮、見、他、身、材、小、巧、語、言、爽、快、想、道、無、贓、無、証、難、以、罪、他、又、見、說、官、出、力、思、量、這、樣、人、有、用、處、便、沒、有、難、爲、的、意、思、正、說、話、間、有、個、閹、門、陸、

小副將一隻紅嘴綠鵲哥來獻與指揮指揮教把鎖
鐙挂在簷下笑對嬾龍道聞你手段通神你雖說戲
耍無贗偷人的必也不少今日權恕你罪我只要看
你手段你今晚若能偷得我這鸚哥去明日送來還
我凡事不計較你了嬾龍道這個不難容小人出去
明早送來嬾龍叩頭而出指揮當下分付兩個守夜
軍人小心看守架上鸚哥倘有疎失重加責治兩個
軍人聽命守宿在簷下一步不敢走離雖是眼皮壓
將下來只得勉強支持一陣輒睡聞聲驚醒甚是苦
楚夜已五鼓嬾龍走在指揮書房屋脊上挖開椽子

戲得有趣

如看羊挂

溜將下來只見衣架上有一件沉香色潞紬披風几
上有一頂華陽巾壁上挂一盞小行燈上寫着蘇州
衛堂四字嬾龍心思有計登時把衣巾來穿戴了袖
中拿出火種吹起燭煤點了行燈提在手裡裝着老
張指揮聲音步履儀容氣度無一不像走到中堂壁
門邊把門剗然開了遠遠放住行燈踱出廊簷下來
此時月色蒙籠天光昏慘兩個軍人大眊小眊方在
困倦之際嬾龍輕輕別他一下道天色漸明不必守
了、出、去、罷、一、頭、說、一、頭、伸、手、去、捉、了、鸚、哥、鎖、鐙、望、中、
門、裡、面、搖、擺、了、進、去、兩、個、軍、人、閉、眉、刷、眼、正、不、耐、煩、

聽得發放，猶如九重天上，鈞敕書來了。那裡還管甚麼好歹，一道煙去了。須臾天明，張指揮走將出來，鸚哥不見，在簷下急喚軍人問他。兩個多不在，忙教拏來。軍人還是殘夢未醒，指揮喝道：「叫你們看守鸚哥，鸚哥在那裡？你們到在外邊來。」軍人道：「五更時，思主親自出來，取了鸚哥進去發放。小人們歸去的，怎麼反問小人要鸚哥？」指揮道：「胡說！我何曾出來？你們見鬼了。」軍人道：「分明是思主親自出來，我們兩個人同在那裡，難道一齊眼花了不成？」指揮情知魑魅走到書房，仰見屋椽有孔道：「想必在這裡着手去了。」正

有盜之
實者知之

持疑間外報。賴龍將鸚哥送到。指揮含笑出來問他。何踪偷得出去。賴龍把昨夜着衣戴巾。假裝主人。取進鸚哥之事。說了一遍。指揮驚怪。大加親幸。賴龍也時常有些小孝順。指揮一發心腹相托。賴龍一發安然無事了。普天下巡捕官。偏會養賊。從來如此。有詩爲証。

貓鼠何當一處眠。總因有味要垂涎。
繇來捕盜皆爲盜。賊黨安能不熾然。

雖如此說。賴龍果然與人作戲的事。跡多。曾有一个博徒。在賭場得了采。背負千錢回家。路上撞見賴龍。

博徒指著錢戲嬾龍道我今夜把此錢放在枕頭底下你若取得去明日我輸與道告取不去你請我喫東道嬾龍笑道使得使得博徒歸到家中對妻子說今日得了采把錢藏在枕下了妻子心裡歡喜殺一隻雞盪酒共喫雞喫不完還剩下一半收拾在厨中上床同睡又說了與嬾龍打賭賽之事夫妻相戒大家醒覺些今豈知嬾龍此時已在窗下一聽得見他夫婦惺惺難以下手心生一計便走去竈下拾根麻骨放在口中嚼得膈膈有聲竟似貓兒喫雞之狀婦人驚起道還有老大半隻雞明日好喫一食不要

被這亡人抱了去、連忙走下床來、去開厨來看、嬾龍
閃入天井中、將一塊石頭、拋下井裡、洞的一聲響、博
徒聽得、驚道、不要爲這點小小口腹、失脚落在井中
了、不是耍處、急出門來看時、嬾龍已隱身入房、在枕
下挖錢去了、夫婦兩人黑暗裡叫喚相應、方知無事、
挽手歸房、到得床裡、只見枕頭移開、摸那錢時、早已
不見、夫妻互相怨恨、悵道、清清白白兩個人、又不曾睡
着、却被他當面作弄了去、也倒好笑、到得天明、嬾龍
將錢來還了、來索東道、博徒大笑、就勒下幾百、放在
袖裡、與嬾龍前到酒店中、買酒請他、兩個飲酒中間、

細說昨日光景拍掌大笑。酒家翁聽見來問其故，與他說了。酒家翁道：「一向聞知手段高強，果然如此，指著桌上錫酒壺道：『今夜若能取得此壺去，我明日也輪一個東道。』」嬾龍笑道：「這也不難。」酒家翁道：「我不許你毀門壞戶，只在此桌上憑你如何取去。」嬾龍道：「使得，使得。」起身相別而去。酒家翁到晚分付牢關門戶，自家把燈四處照了，料道進來不得，想道：「我停燈在桌上了，拚得坐着守定這壺，看他那裡下手。」酒家翁果然坐至夜分，絕無影響意思，有些不耐煩了，倦怠起來，瞌睡到了，起初還着實勉強支撐，不過就斜靠

在桌上睡去不覺大鼾。獺龍早已在門外聽得就悄悄的上屋脊揭開屋瓦將一豬脬緊緊繫在細竹管上竹管是打通中節的徐徐放下插入酒壺口中酒店裡的壺多是肚寬頸窄的獺龍在上邊把一口氣從竹管裡吹出去那豬脬在壺內漲將開來已滿壺中獺龍就指住竹管上眼便把酒壺提將起來仍舊蓋好屋瓦不動分毫酒家翁一覺醒來桌上燈還未滅酒壺已失急起四下看時窗戶安然毫無漏處竟不知甚麼神通攝得去了又一日與二三少年同立
在北瀟子門酒家河下船中有个福建公子令從人

將衣被在船頭上晒曝，錦繡璨爛，觀者無不噴噴。內中有一條被，乃是西洋異錦，更爲奇特。衆人見他如此炫耀，戲道：「我們用甚法取了他的，以博一笑。」纔好，盡推懶龍道：「此時懶龍不逞技倆，更待何時？」懶龍笑道：「今夜讓我弄了他來，明日大家送還他，要他賞錢。」同諸公取醉，懶龍說罷，先到混堂，把身子洗得潔淨，再來到船邊，看相動靜，守到更點二聲，公子與衆客盡帶酣意，潦倒模糊，打一個混同舖，吹滅了燈，一齊藉地而寢。懶龍倏忽閃爍，已雜入衆客舖內，挨入被中，說着箇中鄉談，故意在被中挨來擠去，衆客睡不

像意口裡和囉哩怨。懶龍也作閩音說睡話。越着挨擠雜鬧中。扯了那條異錦被。捲作一束。就作睡起。要。濕漉的聲音。公然拽開船門。走出濕漉徑。跳上岸去了。船中諸人。一些不覺。及到天明。船中不見錦被。滿。船開。嘆公子甚是歎惜。與眾客商商量。要告官。又不直得。要住了。又不捨得。只得許下賞錢一千。招人追尋。踪跡。懶龍同了昨日一千人。下船中。對公子道。船上所失錦被。我們已見在一個所在。公子發出賞錢。與我們弟兄買酒喫。包管尋來奉還。公子立教取出千錢來。放着。待被到手。即發。懶龍道。可叫管家隨我們。

去取公子分付親隨家人同了一夥人走到徽州當
內認着錦被正是元物親隨便問道這是我船上東
西爲何在此當內道早間一人拿此被來當我們看
見此錦不是這裡出的有些疑心不肯當錢與他那
個人道你每若放不平時我去尋個熟人來保着秤
銀子去就是我們說這個使得那人一去竟不來了
我元道必是來歷不明的既是尊舟之物拏去便了
等那個來取時小當還要捉住了他送到船上來衆
人將了錦被去還了公子就說當中說話公子道衆
們客邊的人但得原物不失罷了還要尋那賊人怎

的、就將出千錢送與獺龍等一夥報事的人、衆人收
受、俱到酒店裡破除了、元來當裡去的人、也是獺龍
央出來、把錦被卸脫在那裡、好來請賞的、如此作戲
之事、不一而足、正是

獺傳能發塚

穿窬何足薄

若託大儒言

是名善戲謔

獺龍固然好戲、若是他心中不快意的、就連真帶要、
必要擾他、有一夥小偷置酒邀獺龍遊虎丘、船經山
塘、暫停米店門口河下、穿出店中、買柴沽酒、米店中
人嫌他停泊在此、出人攪擾、厲聲推逐、不許繫纜、衆

偷不平爭嚷，嬾龍丟个鼠色道：「此間不容借走，我們
移船下去些，別尋好上岸處罷了，何必動氣，遂教把
船放開，衆人還念念。」嬾龍道：「不須角口，今夜我自
有處置他所在。」衆人請問，嬾龍道：「你們去尋一隻站船
來，今夜留一樽酒，一个棹，及煖酒家火，薪炭之類，多
安放船中，我要歸途一路賞月色到天明。」你們明日
便知。眼下不要說破，是夜虎丘席罷，衆人散去，嬾龍
約他明日早會，止留得一个善飲的爲伴，一个會行
船的持篙，下在站船中回來，經過米店河頭，店中已
扃閉得嚴密，其時河中賞月，歸舟吹唱過往的甚多。

米店裡頭人安心熟睡，嬾龍把船貼米店板門住下。日間看在眼裡，有米一囤在店角落中正臨水，次近板之處，嬾龍袖出小刀，看板上有節處一挖，那塊木節圓圓的落了出來，板上老大一孔。嬾龍腰間摸出竹管一個，兩頭削如藕拔，將一頭在板孔中插入，米囤略擺一擺，只見囤內米簌簌的從管裡瀉將下來，就如注水一般。嬾龍一邊對月舉杯酣呼跳笑，與瀉米之聲相雜，來往船上多不知覺。那家子在裡面睡的，一發夢想不到了，看看斗轉參橫，管中沒得瀉下，想來囤中已空，看那船艙也滿了，便叫解開船纜，慢

何財易

慢的放了船去，到一僻處，眾偷皆來，嬾龍說與緣故，盡皆撫掌大笑。嬾龍拱手，迎聊奉列位眾公，以荅昨夜盛情，竟自一無所取。那米店直到開國，纔知其中已空，再不曉得是幾時失去，怎麼樣失了的。蘇州新興百柱帽，少年浮浪的，無不戴着裝幌，南園側東道堂白雲房，一處道士，多私下置一頂，以備出去游耍，好裝俗家。一日，夏月天氣，商量游虎丘，已叫下酒船，有个紗王三，乃是王織紗第三个兒子，平日與眾道士相好，常合伴打平伙。眾道士嫌他慣討便宜，且又使酒難堪，這番務要瞞着了，他不想紗王三已知道。

此事恨那道士不來約他却尋繡龍商量要怎生敗他游興。繡龍應允，即閃到白雲房，將衆道常戴板巾，盡取了來，紉王三道，何不取了他新帽，要他板巾，何用。繡龍道：「若他失去了新帽，明日不來游山了，有何趣味？你不要管，看我明日消遣他。」紉王三終是不解其意，只得聽他。明日一夥道士，輕衫短帽，裝束做少年子弟，登舟放浪。繡龍青衣相隨下船，蹲坐舵樓。衆道只道是船上人，船家又道是跟的侍者，各不相疑。開得船時，衆道解衣脫帽，縱酒歡呼。繡龍看个空處，將幾頂新帽，捲在袖裡，腰間摸出昨日所取幾頂板

巾放在其處。行到對酌橋邊。攏船近岸。嶺能已望岸上。跳將去了。一夥道士正要着衣帽。登岸灑酒。尋帽不見。但有常裳。巾。衣。羅。板。巾。壓。摺。整。齊。安。放。做。一。堆。在。那。裡。眾道大嚷道。怪哉。怪哉。我們的帽子。多在那裡去了。船家道。你們自收拾。怎麼問我。船不漏針料。沒失處。眾道又各處討了一遍。不見踪影。問船家道。方纔你船上有个穿青的瘦小漢子。走上岸去。叫來問他一聲。敢是他見在那裡。船家道。我船上那有這人。是跟隨你們下來的。眾道嚷道。我們幾曾有人跟來。這是你串同了白日撞偷了我帽子去了。我們懶

予幾兩一頂結的決不與你干休扭住船家不放船家不伏大聲嚷亂岸上聚起無數人來蜂擁爭看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子弟撲的跳下船來道爲甚麼喧鬧衆道與船家各各告訴一番衆道認得那人道是決幫他的不匡那人正色起來反責衆道道列位多是羽流自然只戴板巾上船今板巾多在那里再有甚麼百姓帽分明是誣詐船家了看的人聽見纔曉得是一夥道士板巾見在反要詐船上賠帽子發起喊來就有那地方游手好閒幾個攬事的光棍來出尖伸拳擄手道果是賊道無理我們打他一頓拳

來送官，那人在船裡，揸手指住道：「不要動手，不要動手，等他們去了罷。」那人忙跳上岸，衆道：「怕惹出是非來，叫快開了船。」一來沒了帽子，二來被人看破，裝幌不得了，不好登山，快快而回，枉費了一番東道，落得掃興。你道跳下船來，這人是誰？正是紗王三。懶龍把板中換了帽子，知會了他，趁撥攘之際，特來託實道：「士本相，掃他這一場。」道士回去，還纏住船家，不畧紗王三。王三叫人將幾頂帽子送將來，還他，上覆道：「已後做東道，要灑浪那帽子。」時千萬通知一聲。衆道：「縛曉得是紗王三要他，又曾聞懶龍之名，曉得紗王三平月。」

與他來往，多是賴龍的做作了。其時隣境無錫，有个知縣貪婪異常，穢聲狼籍。有人來對賴龍道：「無錫縣官衙中金寶山積，無非是不義之財。何不去取他些來，分惠貧人也好？」賴龍聽在肚裡，即往無錫地方，晚間潛入官舍中，觀看動靜。那衙裡果然富貴，但見連箱綿綺，累架珍奇。元寶不用紙包，疊成行列。器皿半非陶就，擺滿金銀。大象口中，牙蝨婢將來揭火犀牛頭上角。小兒拿去盛湯，不知夏楚追呼，拆了人家幾多骨肉。更兼苞苴混濫，捲了地方到處皮毛。費盡心要傳家裡子孫，覷着面且認民之父。

母

嫺龍看不盡許多奢華，想道：「重門深鎖，外邊佛鈴之聲不絕，難以多取，看見一个小匣，十分沈重，料必是精金白銀，溜在身邊。」心裡想道：「官府衙中之物，省得明日胡猜亂猜，屈了無干的人。」摸出筆來，在他箱架邊牆上，画着一枝梅花。然後輕輕的從屋簷下望衙後出去了。過了兩三日，知縣簡點宦囊，不見一个專放金子的小匣兒，約有二百餘兩金子在內，價值一千多兩銀子。各處尋看，只見傍邊画着一枝梅，墨跡尚新。知縣喫驚道：「這分明不是我衙裡人了。」臥房裏

誰人來得、却又從容画梅爲記、此不是个尋常之盜、必要查他出來、遂喚取一班眼明手快的應捕、進衙來看賊跡、衆應捕見了壁上之画、喫驚道、覆官人、這賊小的們曉得了、却是拏不得的、此乃蘇州城中神偷名曰嬾龍、身到之處、必寫一枝梅在失主家爲認號、其人非比等閒手段、出有人無更兼義氣過人、成黨極多、尋他要緊、怕生出別事來、失去金銀、還是小事、不如放捨罷了、不可輕易惹他、知縣大怒道、你看這班奴才、旣曉得了這人名字、豈有拿不得的、你們專慣與賊通同、故意把這等話黨庇他、多打一頓大

祇說而今要你們拏賊且寄下在那裡十日之內不
拏來見我多是一個死應捕不敢回答知縣即喚書
寫下捕盜批文差下捕頭兩人又寫下關子叫會
長吳二燕必要拿那獺龍到官應捕無奈只得到蘇
州來走一遭正進間門看見獺龍立在門口應捕把
他有甲拍一拍道老龍你取了我家官人東西罷了
賣弄甚麼手段画着梅花今立限與我們必要拿你
到官却是如何獺龍不慌不忙道不勞二位費心且
到店中坐坐細講獺龍拉了两个應捕一同到店裡
來占副座頭喫酒獺龍道我與兩位商量你家縣主

果然要得我緊，怎麼好累得兩位？只要從容一日，待我送个信與他，等他自然收了牌票，不敢問兩位要。我何如？應捕道：「這個雖好，只是你取得他的貳多了。」他說多是金子，怎麼官住手？我們不同得你去，必要爲你受虧了。懶龍道：「就是要我去，我的金子也沒有。」應捕道：「在那里？」懶龍道：「當下就與兩位分了。」應捕道：「老龍不要取笑，這樣話，當官不是耍處。」懶龍道：「我平時不曾說誑語，原不取笑。兩位到宅上去一看，便見扯着兩個人耳朵說道：『只在家裡瓦溝中去尋。』就有應捕曉得他手段，付道：『萬一當官，這樣說起來，』」

真个有賊在我家裡豈不反受他累遂商量道我們不敢要老龍去了而今老龍待怎麼分付嶺龍道兩位請先到家我當隨至司官知縣官人不敢提起決不相累就罷了腰間摸出一包金子約有一兩重送與兩人道權當盤費從來說公人見錢如蒼蠅見血兩個應捕看見赤艷艷的黃金怎不動火笑欣欣接受了就想此金子未必不就是本縣之物一發不敢要他同去了兩下別過嶺龍連夜起身早到無錫晚來已閃入縣令衙中縣官有大小孺人這晚在大孺人房中宿歇小孺人獨自在帳中嶺龍揭起帳來伸

作中書
妙

手進去一摸摸着頂上青絲髻真如盤龍一般。嬾龍將剪子輕輕剪下，再去尋着印箱將來撬開，把一盤髮髻，塞在箱內，仍與他關好了。又在壁上画下一枝梅，別樣不動分毫，輕身脫走。次日小孺人起來，忽然頭髮紛披，覺得異樣，將手一摸頂髻俱無，大叫起來。合衙驚怪，多跑將來問緣故。小孺人哭道：「誰人使促必疑拍把我的頭髮剪去了？」忙報知縣來看。知縣見帳裡坐着一個頭陀，不知那裡作怪起，想着平日綠雲委地，好不可愛，今却如此模樣，心裡又痛又驚道：「前番金子失去，尚在嚴提未到，今番又有歹人進衙了，別

件猶可縣印要緊，亟取印箱來看看，見封皮完好，鎖鑰俱在，隨即開來看時，印章在上格不動，心裡畧放寬些，又見有頭髮纏繞，撥起上格，底下一堆髻髮散在箱裡，再簡點別件，不動分毫，又見壁上画着一枝梅，連前奏做一對了，知縣嚇得目睜口呆道：「元來又是前番這人，見我追得急了，他弄這神通出來，報信與我剪去頭髮，分明說可以割得頭去，放在印箱裡，分明說可以盜得印去，這賊直如此利害。」前日應捕們勸我不要惹他，元來果是這等，若不住手，必遭大害。金子是小事，拚得再做幾個富戶不着，便好補填。

了、不要追究的是、連忙掣籤去、喚前日差往蘇州下、關文的應捕來、銷牌、兩個應捕自那日與獺龍別後、來到家中、依他說話、各自家裡屋瓦中尋、果然各有一包金子、上寫着日月封記、正是前日縣間失賊的日子、不知獺龍幾時送來藏下的、應捕老大心驚、噤着指頭道、早是不拏他來見官、他一口招出、搜了脏去、渾身口洗不清、只是而今怎生回得官人的話、叫了夥計、正自商量躊躇、忽見縣裡差籤來到、只道是拏違限的、心裡慌張、誰知却是來叫銷牌的、應捕問其緣故、來差把衙中之事、一一說了、道、官人此時、好

不驚怕，還敢拿人，應捕方知。賴龍果不失信，已到這
裡，弄了神通去了。委實好手段。嘉靖末年，吳江一個
知縣，治行貪穢，心術狡狠，忽差心腹公人，賞了聘禮，
到蘇城求訪賴龍，要他到縣相見。賴龍應聘而來，見
了知縣，稟道：「不知相公呼喚小人那廂使用？」知縣道：「
一向聞得你名，有一機密事，要你做去。」賴龍道：「小人
是市井無賴，既蒙相公青目，要幹何事？」小人水火不
避。知縣屏退左右，密與賴龍商量道：「同耐巡按御史，
到我縣中，只管來尋我的，不是我，要你去察院衙裡，
偷了他印信出來，處置他，不得做官了，方快我心。」你

成了事我與你百金之賞。獺龍道：管取手到拏來，不負台旨。果然去了半夜，把一顆察院印信弄將出來，雙手遞與知縣。知縣大喜道：果然妙手！雖紅線盜金盆，不過如此神通罷了。急取百金賞了獺龍，分付他快些出境，不要留在地方。獺龍道：多謝相公厚賜，只是相公要此印怎麼？知縣笑道：此印已在我手，料他奈何我不得了。獺龍道：小人蒙相公厚德，有句忠言要說。知縣道：怎麼？獺龍道：小人躲在察院梁上半夜偷看巡按爺燭下批詳文書，運筆如飛，處置極當。這人敏捷聰察，瞞他不過的。相公明日不如竟將印信

道還只說是夜巡所獲賊已逃去御史爺縱然不能無疑却是又感人怕自然不敢與相公異同了縣令道還了他時却不依舊讓他行事去豈有此理你自走你的路不要管我嬾龍不敢再言潛蹤去了却說明日察院在私衙中間印來用只剗得空匣叫內班人等遍處尋覓不見蹤跡察院心裡道再沒處去那個知縣曉得我有些不像意他此間是他地方奸細必多叫人來設法過了我自布處分付衆人不得把這事漏洩出去仍把印匣封鎖如常推說有病不開門坐堂一應文移權發巡捕官收貯一連幾日知縣

曉得這是他心病發了，暗暗笑着，却不得不去問安。察院見傳報知縣來到，即開小門請進，直請到內衙牀前，歡然談笑，說着民風上俗，錢糧政務，無一不剖膽傾心，津津不已。一茶未了，又是一茶，知縣見察院如此肝鬲相待，反覺跼蹐不曉，是甚麼緣故。正絮話間，忽報廚房發火，內班門早，厨役紛紛趕進，只叫燒將來了。爺爺快走。察院變色，急走起來，手取封好的印匣，親付與知縣道：煩賢令與我護持了，出去收在縣庫，就撥人夫快來救火。知縣荒忙失錯，又不好推得，只得抱了空匣出來。此時地方水夫俱集，把火救

法只燒得廚房兩間公廨無事。察院分付把門關了。這個計較，乃是夫印之後，察院預先分付下的。知縣回去思量道：他把這空匣交在我手，若仍舊如此送還他，開來不見印信，我這干係須推不去。展轉無計，只得潤開封皮，把前日所偷之印，仍放匣中，封鎖如舊。明日升堂，抱匣送還。察院就留住知縣當堂開驗印信。印了許多前日未發放的公文，就于是日發牌起馬。離却吳江，却把此話告訴了巡撫都堂。兩個會同，把這知縣不法之事，參奏一本。論了他去。知縣臨去時，對衙門人道：賴龍這人，是有見識的。我悔不用。

其言以至於此，正是

枉使心机。

自作之孽

無梁不成。

反輸一帖。

獺龍名既流傳太廣，未免別處賊情，也有疑猜着他的。時時有些株連着身上，適遇蘇州府庫失去元寶，十來錠做公的私自議論道：「這失去得沒影響，莫非是獺龍？」獺龍却其實不會偷，見人錯疑了他，反要打聽明白此事。他心疑是庫吏知情，夜藏府中公廨裏，處走到庫吏房中靜聽，忽聽庫吏對其妻道：「吾取了庫銀，外人多疑心獺龍，我落得造化了，却是獺龍怎

官應承我明日把他一生做賊的事跡纂成一本送與府主不怕不拿他來做頂鉅。嬭龍聽見心裡思量道：「不好，不好，本是與我無干，今庫吏自盜，他要卸罪官而前暗栽着我，官吏一心，我又不是沒一點黑跡的，怎辨得明白？不如逃去了爲上，着免受無端的拷打，連夜起身竟走南京。」許粧了雙盲的，在街上賣卦。蘇州府太倉夷亭有个張小舍，是个有名極會識賊的魁首，偶到南京街上撞見了道，這盲子來得蹊蹺，仔細一相，認得是嬭龍詐粧的，一把扯住，引他到僻靜處，道：「你偷了庫中元寶，官府正在追捕，你却遁來。」

這裡粧此模樣躲閃麼、你怎生瞞得我、這雙眼過、
龍挽了小舍的手道、你是曉得我的、該替我分割這
件事、怎麼也如此說、那庫裡銀子、是庫吏自盜了、我
曾聽得他夫妻二人床中私語、甚是的確、他商量要
推在我身上、暗在官府處下手、我恐怕官府信他說
話、故逃亡至此、你若到官府處、把此事首明、不但得
了府中賞錢、亦且辨明了我事、我自當有薄意奉敬
你、今不要在此處破我的道路、小舍原受府委、要訪
這事的、今得此的信、遂放了懶龍、走回蘇州出首、果
然在庫吏處、一追便見、與懶龍並無干涉、張小舍首

蘇省實受了官賞，過了幾時，又到南京，撞見獃龍，仍
扯着盲子在街上行走。小舍故意撞他，一肩道：「你蘇
州事已明，前日說話的怎麼忘了？」獃龍道：「我不曾忘，
你到家裡灰堆中去看，便曉得我的薄意了。」小舍欣
然道：「老龍自來不掉謊的。」別了回去，到得家裡，便到
灰中一尋，果然一包金銀，全着白晃晃，是一把快刀，埋
在灰裡。小舍伸舌道：「這個狠賊，他怕我只帶纏他，故
雖把東西謝我，却又把刀來嚇我，不知幾時放下的。」
真是神手段。我而今也不敢再惹他了。獃龍自小舍
第二番遇見，問他蘇州事，曉得無碍了，恐怕終久

有人算他此後收拾起手段，再不試用實實賣卜度日，棲遲長干寺中，數年竟得善終。雖然做了一世劇賊，並不曾犯官刑，刺臂字。至今蘇州人還說他狡獪。要。笑。事。跡。不。盡。似。這。等。人。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狹。了。反。比。那。面。是。背。非。臨。財。苟。得。見。利。忘。義。一。班。幾。冠。博。帶。的。不。同。况。兼。這。番。神。技。若。用。去。偷。營。劫。寨。爲。間。作。謀。那。里。不。幹。些。事。業。可。惜。太。平。之。世。守。文。之。時。只。好。小。用。伎。倆。供。人。話。柄。而。已。正。是。

世上于今半是君，

犹然說得未均勻，

懶龍事蹟從頭看，

豈必穿窬是小人。

卷終

宋公明鬧元宵雜劇目錄

第一折

提綱

第二折

破燈

第三折

訊燈

第四折

詞忤

第五折

闖禁

第六折

折柳

第七折

賜宴

第八折

俠遊

第九折

鬧燈

宋公明開元宵雜劇

貴耳集

寶天勝語

紀事

即空觀

填詞

第一折

提綱

末上

青主紫東風未放花千樹早吹隕星如雨寶馬雕車
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
柳黃金縷笑靨盈盈暗香去衆裏尋香千百度驀然
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李師師手破新橙

周待制慘賦離情

小旋風簪花禁苑

及時雨元夜觀燈

不中二下
俱作平

第二折

破橙

生扮肩美成上

用支思韻

仙呂引子紫蘇丸窮秀才學問不中使是門庭那堪投止

甚因緣得逗女嬌姿想君王禁不住相思死

憶秦娥

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

鳳內家裝束○嬌羞愛把眉兒蹙逢人只唱相思

曲相思曲一聲聲是怨紅愁綠自家周邦彥字美

成錢塘人氏才學振揚雲曾獻汴都之賦風流欺

柳七同傳樂府之名典冊高文不曉是翰墨林中

大手淫詞艷曲多認做繁華隊裏當家只得混俗

和光偷閒寄傲見作開封監稅權爲吏隱金門此

間有箇上廳行首李師師。乃是當今道君皇帝所
幸。此女風情不凡。委是烟花魁首。亦且善能賞鑒。
鍾愛文人。小生蒙彼不弃。忝在相知。今日天氣寒
冷。料想官家不出來了。不免步至他家。取醉一回。
則個行介。

仙呂過曲醉扶歸。他九重元自關情事。我三生結下小緣
兒。兩字溫柔。是證明師。儘樹起鶯花幟。任奇葩開煖
向南枝。這芳香自惹蜂蝶恣。但盼李師師上。

前腔舞裙歌扇烟花市。便珠宮蕊殿有甚參差。誰許
輕來覷。只恐須不是閒著址。花衢街排下箇海神祠。

破題見先把君王試。

奴家李師師是也。誰人在客堂中。上前看去。（相見）

（介）呀。元來是周官人。甚風吹得到此。（生）小生心緒

無聊。願與賢卿一談。想今日天氣嚴寒。官家不出。

故爾造訪。（旦）既如此。小妹煖酒。與官人敵寒清話。

丫鬟取酒過來。（丑扮丫鬟持酒上）有酒。（旦）送（介）

桂枝香。高賢來至。撩人清思。俺這家門戶呵。假饒終

日喧闐。只算做黃昏獨自。論知心有幾。論知心有幾。

多情相視。甘當陪侍。孜孜最足疼人處。吹燈帶

笑時。（生）

前腔迂疎寒士。饒窮酸子。謝娘行思底種情。早賞識
胸中奇字。論知音有幾。論知音有幾。這般憐才誰似。
辦取志誠無二。合前小生扮宋道尹。道服帶二內侍。

上

賺美玉於斯。微服潛行有所之。風流事誰言王者必

無私。內侍喝。駕到。生旦慌介。旦忙趨俟。生書生俏膽

無雙翅。躲床下介且向床陰作伏蟬。小生聽宣示。從

容祇對無遷次。旦拜介妾當萬死。妾當萬死。

小生賜卿平身。旦願官家萬歲。小生愛卿坐了講

話。旦謝恩介。聖駕光臨。龍體勞頓。臣妾敢奉卮酒

上壽。內作樂旦送酒介小生：朕有新物，可以下酒。

袖出橙介旦：芳香酷烈，此地所未有也。小生：此江

南初進到，與卿同之。旦：容臣妾手破，以刀作羹，配

鹽下酒。小生進酒介。

棹角兒序：這新橙芳香正，滋驛傳來江南初至。須不

是一騎紅塵也，煩着幾多星使試看他。下并刀，醮吳

鹽勝金龕，同玉膺手似凝脂。吹笙合唱寒威方肆，獸

煙裊絲笑欣欣，調笙坐對，醉眼迷賒。

小生：酒興已闌，朕將還宮矣。旦：臣妾有一言，何官

家敢道麼。小生：恕卿無罪。旦附耳作低唱。

問今宵誰行侍私。小生笑介不要管他。唱這些

魚頭唇齒聽嚴城鼓已三。六街中少人行止。試看魚露霜濃。馬滑到不如休回去。着甚嗟咨。合前

小生愛卿愛朕。言之有理。傳與內侍。明早還宮。腰

旦肩介

尾聲。留儂此處歡情。恁抵多少。昭陽殿裡夢迴時。合

怎知道行雨行雲在別一司。全下

生作床下出介奇哉奇哉。嚇殺我也。饒倖殺我也。

你看他剖橙而食。促膝而談。欲去欲留。相調相謔。若有史官在傍。也該載入起居注了。小臣何緣得

以親見親聞不免將一時光景作一新詞以記其
事詞寄少年遊念念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
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
向誰行宿坡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
少人行詞已寫完明日與師師看了以博一笑
皂羅袍遇到陽臺左次遇東皇雨露正酒旁枝新橙
出傲霜姿玉笙按就纖纖指低聲願譚含嬌帶笑
不如休去殷勤致辭怕官家不押同鴛鴦字

未許流鶯過院牆

天家於此賦高唐

大鵬飛在梧桐上

自有傍人說短長

第三折

訊證

外扮宋公明領從人上
用江陽韻

中呂粉蝶兒。四海無人，誰知俺滿懷忠壯。這些時且
引子。自埋藏，借山東煙水寨，三關興旺。問誰當這橫行一
時無兩。

一水窪中，能出令，萬山深處，自鳴金。包身義膽青
男子也。自稱名在藤林，我乃山東宋江，表字公明。
現爲梁山寨主，替天行道。人多稱我爲及時雨。目
下天氣嚴寒，不知山下有甚事體。且待衆兄弟到
來。試問則箇衆扮梁山泊好漢，淨扮李逵，黑常上
場詩通姓名相見介。

衆兄弟山下有甚事來。傳

啟哥哥得知。朱貴酒店裡。拿得一班萊州府燈匠。
往東京進燈的。未敢擅便。押在關前聽令。外休得
耍驚嚇他。押上堂來我問咱。衆得令。雜扮燈匠挑

燈上朝為田舍郎。獻燈忠義堂。寨主本無種。男兒

當自強。衆燈匠當面。外

中呂尾犯序。率土戴君王。豈是吾儕。不曉倫常。諂佞

盈朝。致閭閻盡荒。燈匠無非是繁華景物。纔顯出精

工伎倆。爭知道。脂膏盡處。黃雀觀螳螂。雜印頭介

前腔。換頭應當燈舖乃官行。里甲排門。痛比錢糧。今年

官家大張燈火。慶賞元宵。着落本州解造五架好燈

這燈呵妙手雕鏤號玲瓏玉光外我多取了你的你
待如何雜驚惶若還是山中盡取難銷破京師業帳
作悲介從何處重尋兒女更一度哭爹娘

外聽之可傷我這你要來若取了你的恐怕你喫
苦不當穩便只取你小的一架值多少價錢雜本
錢二十兩大王跟前不敢說價外就與你二十兩
其餘的你們自解官雜多謝大王雙手劈開生死
路一身跳出是非門下外眾兄弟據燈匠所言京
師十分好燈我欲往看一遭

前腔換頭京華靡麗鄉少長山東未得徜徉改換規模

到天邊日旁〔源〕斟量若還遇風波競險須難免干戈
開曩分明是龍居淺地索是要隄防

〔外〕我日間只在客店裡藏身。夜晚入城看燈。不足
爲慮。且聽我分撥。我與柴進戴宗燕青一路。史進
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仝與劉唐一
路。只此四路人。暗地相隨。緩急策應。其餘兄弟。盡
數在家守寨。〔淨李逵云〕說東京好燈。我也要走走
一遭。〔外〕你如何去得。〔淨〕我如何去不得。〔外〕你生性
不善。面龐醜惡。〔淨〕我曾見我那里嚇殺了別人家
大的小的。若不帶我去。我獨自一箇。先趕到東京

殺他一場。大家看不安穩。外既然要去只打扮做伴當。跟隨着我。不許惹事便了。

前腔王都本上邦。須勝似軍州。馬壯人強。此去私游。要行踪。歛藏。衆須仗一隊。隊分行。佈擺。一步步回頭。顧望。從今日。長安夢裡。提起是非場。

外明日黃道吉日。就此起行。衆得令。

且解征袍脫茜巾

洛陽如錦舊知聞

相逢何用通名姓

世上于今半是君

衆滿陣下

第四折

詞件

旦扮李師師上

唐青韵

南呂

一江風是生來落得排場勝。那箇曾紅定。但相

通曲

尚友堂

逢便有姻緣。暮雨朝雲。暫主巫山。今嬌娥不恁。歸還。
王取次行。是風流。占盡無餘剩。

妾身李師師。前日正與周美成飲笑。恰遇官家到
來。倉忙避在床下。後來官家語言動止。盡爲美成
所見。美成填作一詞。眼前說話。盡作詞中佳料。似
此才人。真堪愛敬。今日無事在此。且把此詞展玩
一遍。則個。小生道服扮道君上

前腔。離宮闈。喜踏閒花徑。種下風流性。但相從。可意
冤家。別樣溫柔。反似多。後倖知他是怎生。拚傾若個
城。任朝端絮不了。窮三聖。

已到師師家了師師那裡〔旦〕迎駕〔介〕臣妾候迎聖

駕願官家萬歲〔小生〕賜卿平身愛卿朕因元宵將

近暫息萬機乘此清閒訪卿夜話〔旦〕臣妾業除几

席專候駕臨〔小生〕看客〔止〕〔介〕愛卿在此看些甚麼

〔見詞〕元來是一首詞〔念前詞〕此乃前日與卿

晚夕的光景何人緊插入詞〔旦〕不敢隱瞞實出周

邦彥之筆〔小生〕周邦彥爲何知得這等親切似目

見耳聞的一般〔旦〕臣妾萬死前日偶與周邦彥在

此閒話適遇駕到邦彥無處躲避竄伏床下故彼

時官家與臣妾舉動言語悉被窺見作此詞以紀

其事。小生怒介輕薄如此。可恨。可恨。

鎖寒窓。是何方劣相酸丁。混入花叢。舉止輕看。論黃
數黑。画影描形。機關逗處。唇鎗厮逞。怎當他風狂行
徑。合思量直恁不相應。便早遣離神京。

旦跪介邦彥之罪。皆臣妾之罪也。望天恩寬宥。起

介

前腔。念他們白面書生。得見天顏。喜倍增。任一時風
欠寫就新聲。知他那是違條干。令總歌謳太平時境。
合思量有恁不相應。便早遣離神京。

小生這個斷難饒他。明日分付開封府。逐他出城。

便了。

魚一曲新詞話不投小生明朝謫遣向遼州

合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強出頭

第五折

闖禁

末儒巾扮柴進貼小帽扮燕青仝上

用膏酸酌

宋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則俺是梁山泊上第

十位頭領小放風柴進這箇兄弟是第三十六位

頭領浪子燕青隨俺哥哥宋公明下山到東京看

燈哥哥在城外住下俺和這箇兄弟先進城來探

聽光景做一番細作早已入城來了也

非正宮端正好却離了水雲鄉早來到繁華地路傍

人不索猜疑。滿朝中不及俺那山間位。衙一味懷忠義。

〔點〕哥哥。來到東華門外。你看街上的人。好不多也。

〔末〕滾綉毯。景色奇。士女齊滿街。僑遊人如蟻。大多來肉眼。愚眉。〔手指介〕兄弟。你看那戴翠花。着錦衣。一班兒紛紛濟濟。走將來。別是容儀多。曾是堂中珠履三千客。須不似山上兜鍪八面威。煞有曉蹊。

兄弟。俺到酒坊中坐下。你去看那錦衣花帽的。與我賺將一箇米者。〔點〕理會得。丑扮王班直上。花有

重別日。人無再少年。俺乃穿宮班直老王的便是。
方纔宮中承應出來。且到街上走一走。〔貼迎介〕

觀察。小人聲喏。〔丑作不認介〕你是何人。咱不認得。

〔貼〕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舊交。特使小人來相請。

觀察莫不姓張。〔丑〕俺自姓王。〔貼〕小人貪慌失錯了。

正是叫小人請王觀察。〔丑〕你主人是誰。〔貼〕觀察同

小人去。見面就曉得。〔丑〕而今在那里。〔貼〕在這閣兒

裡。〔走到介對末云〕請到王觀察來了。〔末迎介〕

倘秀才見說着良朋遇值。〔揖介〕忙舉手當前拜禮。〔丑〕

〔還禮介〕在下眼拙。失忘了足下。願求大名。〔末笑介〕俺

是恁二十年前一舊知。這些時離別久。往來稀。今朝
所會。

〔丑想介〕

其實一時想不起。〔末〕小第且不說等兄長

并想想不出時。只是罰酒。〔雜〕送酒肴上。〔末〕送酒介。

〔滾綉毬〕俺這里殷勤待舉觴。尊兄且莫推。誰教你貴

人忘記。辭不得罰盞淋漓。〔丑〕在下喫不得急酒。醉了

須悞了點名。〔末〕正要問兄長。頭上爲何戴這朶翠花。

〔丑〕官家慶賞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每

班二百四十人。通共五千七百六十人。每人皆賜衣

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箇。繫着與

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裡點視。如有宮花錦襖。便祗勾入內裡去。宋小第却不省得。元來是打扮喬入內直。便飲一醉不妨。總無過隨行逐隊。料非開違誤了軍機。小的每錠一杯熱酒來。奉敬兄長者。貼取酒下藥介宋奉酒介兄長飲此一杯。小第敢告姓名。丑在下實想不起。願求大名。宋灌酒介丑飲介宋你早忘眼底人千里。且盡尊前酒一杯。則交我含笑微。微。

丑作醉倒介宋早已麻倒了也。且脫他錦衣花帽下來。待俺穿戴了。克做入直的。到內裡看一遭去。

月二日，月二日
（換衣）

兄弟，你扶他去床上睡着。酒保來問時，

只說這觀察醉了。那官人出去未回，好生支吾者。

（貼）

不必分付，自有道理。

（秋丑下）

俺如此服色進

內去，料沒擋關也呵。

（行介）

倘秀才：本是箇水滸中魔君下世，權做了皇城內當
筵傀儡。抵多少壯士還家盡錦衣。從此去，到官闈，沒
些兒迴避。

呀。你看禁門上並無阻礙，一直到了紫宸殿。殿門
上多有金鎖鎖着，進去不得。且轉過凝暉殿，殿旁
有路，轉將入去。元來又是一箇偏殿，牌上金書：睿

思殿三字。側首一扇珠紅榻子。且喜開着。不免閃
將人去。

〔淡粉粧〕幸逢青殿宇開。闥入箇錦繡堆。耀人晴簾垂
翡翠。看不迭案滿珠璣。則見架上籤。盡典籍。奚超墨
龍文象筆。薛濤箋子。石端溪。御屏上山河一統皆圖
画。此及俺水泊三關也在範圍。這的是帝主宏規。

轉過御屏後邊。元來這是素面。却有幾箇大字在
上。待我看者。〔念介〕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呀。好不利害也。

叨叨令。御屏上寫得淋淋侵侵地。多是些綠林中一

派參參差差諱。列兩行墨印分明明配。俺哥哥早
占了高高強強位。張刀介俺待取下來也麼哥。俺待
取下來也麼哥。作挖下走介急抽身且自慌慌忙忙
退。

已把四字挖下。急走出殿門回去者。

滾綉毬。這事兒好駭驚。這事兒忒罕希。到那帝王家
一同兒戲角。一似出函關夜度鳴雞。馬上接介哥哥

來了也。看得如何。休且禁聲莫笑。嘻。幹着的一樁機

密。免教他姓字高題。將字與貼看介略施萬丈深潭

計。已在驢龍領下歸。落得便宜。

⑧請問哥哥。這是甚麼意思。（未）此處耳目較近。不

便細說。到下處見了大哥。自知明白。且脫下衣幫

⑨（未）這人還未醒。把衣服交與店家罷。

⑩（未）酒保。（酒保上）官人有何分付。（未）俺和這王親

察是兄弟。恰纔他醉了。俺替他去內裡點名了。回

來。他還未醒。俺却在城外住。恐怕誤了城門。剩下

的酒錢。多賞了你。他的服色號衣。多在這里。你等

他醒來。交付還他。俺們自去了。（酒保）官人但請放

心。男女自會伏侍。（笑介）這樣好主顧。剩錢多賞了

我。明日再來下顧。一下顧。若要號衣用時。我在戲

房中借一付與你。(下)(末)

(尾聲)俺入宮的。偷冥冥已將望帝春心透。那醉酒的
黑魃魃兀自莊周曉夢迷。却不道他是何人。我是誰。
借得宮花壓帽低。天子門庭去復回。御墨鮮妍滿袖。
驚。少不得驚動官家心。下疑。索盡宮中甚處追。空對
屏兒三嘆息。怎知俺小旋風爺爺親身來看過了你。
(全下)(丑吊場上)一覺好睡也。酒保。方才請我的官
人那裡去了。(內應)他見你醉了。替你去了。點了名。叫
來。你還未醒。恐怕誤了城門。他出城去了。留下號
衣在此還你。(丑)好沒來繇。又不知姓張姓李。說是

我的故人請我喫得酩酊。敝是拐我當酒喫的。酒保他會鈔過不曾。(內)會鈔過了。(丑)奇怪。酒錢又不欠。衣服又在此。他拐我甚麼。我不是落得喫的了。看來我是箇劊子。他也是箇痴人。(詩云)有人請喫酒。問着不開口。灌我醺醺醉。他自往外走。這樣好主人。十番揠着九好造化。好造化。(笑下)

第六折

折柳生扮周美成上

用先天韵

雙調引子(搗練子)愁脉脉。意懸懸。奪去微官不值的錢。只恨元宵將近矣。嫦娥從此隔天邊。

枕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人如風後入。

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下官周美成。只因今上微
行妓館。偶得竊窺度一新詞。致觸聖怒。宣示蔡京。
丞相着落開封府。要按察我課稅不登。府尹說。惟
有此官課額增羨。蔡京道。聖意如此。只索遷就屈
坐。劾上一本。隨傳聖旨。周邦彥職事廢弛。日下押
出國門。好不冤枉也。我想一官甚輕。不做也罷。只
是元宵在卽。良辰美景。萬民同樂。獨我一人不得
與觀。這也猶可。怎生撇得下心上李師師呵。他着
人來說。要到十里長亭送我起程。敢待來也。但上

海棠春 何處是離筵。舉步心如簾。

牙美成已在此了。〔相見介〕官人風波忽起，離別

須臾無限衷情，特來面語。〔生〕賢卿遠至，足感深情。

只是我事出無端，非意所料。這分別好難割捨呵。

〔旦〕小妹聊具一帖與君話別。〔生〕生受。你想小生呵。

〔仙呂人雙調過曲〕園林好書生命隨方受，適書生態無人見。

憐投至得娘行，繼繼後條煞香肩，平白地降灾愆。

〔旦〕

前腔：遇君王承恩最優，遇多才鍾情更事，瑣清受皇

躬垂眷。一謎裡慕英賢，怎知道事相牽。〔生〕想那日呵。

江兒水：寒夜挑燈話，爐中火正燃。君王夢地來游宴。

躲避慌忙身還顛眼睜睜口涎空照刻地芳心思

展合一曲新詞到做了陽關三轉且

前腔當日心中事君前不敢言誰知慙地能顏變判
案些時無情面笑啼兩下恩成怨教我如何過遣合

前生

五供養窮神活現一箇新燈剖出冤纏開封遵聖意
不論羨餘錢官許坐貶端只爲床頭銓選一霎分離
去怎俄延合何日歸來舊家庭院但

前腔君王不辨掃煞風光當甚傳宣知心從避地無
計可回天奴身命蹇禁不住淚痕如纈愁看元宵月

兩地自爲圓

（令前）

（但）君家以詞得名，以詞得罪。今日之別，豈可無詞。

（佳）小生試吟一首，以紀折柳之情。（詞寄蘭陵王）（念）

（介）柳陰直，煙裡絲絲弄碧。隨堤上，曾見幾番，拂水

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

拜去茂來，應折柔條過千尺。○聞尋舊蹤跡，又酒

盡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

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悵悵

悵，堆積漸別浦，紫雲四。津候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

念月榭攜手，露鬢吹笛。沈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玉交枝 題詞一通謝承他舉賢薦賢而今再把詞來
斷真箇是舊病難痊鴛鴦折開爲短篇長吟只怕還
重詠（合）拚今宵孤身自眠又何妨重重寫怨（目）

前腔 心中生羨看詞章風流似前雖經折挫留餘喘
尚兀自揮灑聯翩本是連枝竝頭鐵石堅到做了伯
勞東去西飛燕（合前）

一任俺和你就此拜別（拜介）

川嶽棹 辭卿面記平時相燕婉再不能整宿停眠再
不能整宿停眠立斯須三生有緣（合）怎教人着去鞭
任從他足不前（目）

前腔

頭換

訴不了離愁只自煎搥不了啼粧只自澀

此去度日如年從此去度日如年願君家長途保全

合前生

尾聲臨行執手還相戀歸向君王一句言道床下人
兒今去的遠

一番清話又成空

滿紙離愁曲未終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第七折

賜環

貼扮燕青上

用齊微入聲韵

商調引子連地游來游上國到處無人識何章臺尋消問
息

白雲本是無心物。又被清風引出來。俺浪子燕青。
前日隨着柴大官人進城探路。被柴大官人計入
禁苑。挖出御屏上四字。俺宋公明哥哥。曉得官家
時刻不忘。思量尋箇關節。討箇招安。那角妓李師
師與官家打得最熟。今欲到他家飲一巡兒酒。看
取機會。着我先去送贊兒之禮。來到此間。不免扯
箇謊哄他。裡面有人麼。(丑扮媽媽上)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是那箇。(貼拜介)是我。(丑)小哥高姓。(貼)
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兒的丫張四便是。從小在
外。今日方歸。老娘怎不認得了。(丑想介)你不是太

平橋下的小張閒廐。正是你那里去了。許多時不見。鮑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來看老娘。如今伏侍箇山東梁客人。是燕南河北第一個有名的財主。來此間做買賣。一者就賞元宵。二者要求娘子一面。怎敢說在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飲。稱心滿意。光送一百兩金子爲進見之禮。與娘子打些頭面器皿。若得往來往來。還有罕物相送。出禮物介看伸舌介。好赤金也。火塊一般的。只一件。我女兒今日爲送周監稅。出城去了。却不在家。怎麼是好。鮑少不得回來的。小人便閒坐一坐。等箇回

音小生上

遶地遊後和風麗日。憶嬌姿來相探覓。是光陰怎生
間得。

自宋道君皇帝便是前日睿思殿上。失去了山東
宋江四宰。想城中必有奸細。已分付盤詰去了。心
下好生不快。且與師師閒話去。內唱駕到。丑慌介

官家來了。怎麼好。女兒不在。誰人接待。張小乙哥。
便與我支應一番則箇。貼我正要認一認官家。借
此機會上前答應去。叩頭介男女萬死。叩頭陛下。
願陛下萬歲。小生師師怎麼不見。貼師師城外去

了。（小生）你是何人。（貼）男女是師師中表兄弟。一向

出外。今日回來。（小生）撐起頭來我看。（貼）撐頭介。（小

生）怪道也。一般俊秀的。你既是師師兄弟。必有技

藝。（貼）男女吹彈歌舞。多曉得些。（小生）賜卿平身。唱

曲奉酒。（貼）送酒隨意唱時曲一隻介。（小生）此時已

是更餘。師師還未見到。可憐可憐。（旦）愁收上。

憶秦娥。愁如織。歸來別淚還頻滴。還頻滴。翠幃春夢

江南行客。（見介）（貼）暗下。（小生）更餘兀守方岑寂。何來

俏臉添悲憾。添悲憾。何時淹潤。這番狼藉。

（念介）你看啼痕滿面。憔悴不勝。適自何來。意態如

此(旦)臣妾萬死。臣妾知周邦彥待美押出閨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此接待不及。臣妾罪當萬死。(小生吟笑介)那妮子。只是與那酸子相厚。這酸子輕口薄舌。專會做詞。今日你去送別。曾有詞否。從實奏來。(旦)有蘭陵王詞一調。(小生)你起來唱一遍看。(旦)容臣妾奉一杯。敬此詞為官家壽。(小生)使得。(旦)送酒介。

望平祥
亦借轉入
韻

商調
過曲
二郎神。柳陰直。在煙中絲絲弄碧。曾見隋隄。幾歷飄綿拂水。從來專送行色。無奈登臨望故國。誰憐惜。小華倦客。算長亭年來歲去。柔條折過千尺。

集賢賓間尋舊日踪與跡。迤哀絃燈照離席。偷火梨
花。知在郎。一霎時催了寒食。風高箭急待回首。迢迢
多。異人在北。怎生不恨情堆積。

琥珀猶兒墜。紫回別浦津。埃已岑寂。冉冉斜陽春。景
何念相攜素手露。橋笛悽惻。前事沉思暗淚空滴。

小生笑介

好詞好詞。關情之處。令人淚落。真一時

名手。怪不得他咬文嚼字。明日元宵佳節。正須好
詞。不免赦其罪犯。召他轉來。爲大晟樂正。供應詞
章。傳旨與兩府施行去。
正頭介 如此多謝天恩。
小生笑介 連你也歡喜了。

尾聲道一聲救也歡交集。詞去詞來。還則是詞上力。
可正是成敗蕭何一笑值。

〔丑〕新詞動聽不爭多。成也蕭何敗也何。

〔生〕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下〕

〔丑〕引見旦介。小乙哥過來見了姐姐。〔旦〕

我正要問這是那一箇。〔丑〕見這是太平橋張小乙。

〔旦〕他引了一箇大財主。是山東梁員外。送了一百

兩金子爲見禮。要與你喫一杯兒酒。因你未回。留

他在此。恰遇聖駕到來。無人接待。虧得他認做了

你的中表兄弟。支持答應。候延這一會。等得你回。

來。也是箇道地人兒。（鮑）小人有幸。得婦天長。且候
着丫娘子。小人回去。回覆員外。還着他幾時來。（旦）
明日是元宵。駕幸上清宮。必然不來。却請員外遊
來。少敘便是。（鮑）小人理會得。正是

嫦娥曾有約

（旦）明夜早些來（全下）

第八折

狎游

外宋江上

用寶來詩

（雙詞）梅花引。留連客舍已元宵。誰能識恁根苗。（宋）
（進上）憑是宮庭魚服會行到。（合）宿衛重重成底事。待
看盡鶯花春色鏡。

（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差之一時。失之千里。俺來

江不到東京看燈。怎曉得御屏上寫下名字。虧得俺柴進兄弟。取了出來。這兩日聞得城門上隄防甚緊。却是人山人海。誰藏得破。俺一來要進去觀燈。二來要與當今打得熱的李師師。往來一番親箇機會。昨日燕青兄弟。已到他家。約定了今日。又兼得見了官家回來。俺想若得與宋江遇見。可不將胸中之事。表白一遍。討得箇招安。也不見得。（末）哥哥。招安也不是這樣容易討的。借這機會。通些消息。或者有用也。未可知。目今且落得去游耍一番。（燕青上）欲赴天邊約。須教月下來。哥哥此時

正好進城了。外我與柴大官人做伴同去走遭。戴宗李達兩箇兄弟，扮做伴當，遠遠跟着便了。同行

仙呂入雙調過曲「六么令」官街亂嚷，趁着人多早過城壕。無人認識大英豪，齊胡混，醉醺醺，鎮聞滿市皆喧笑。

丑從此小街進去，便是李宅了。衆行介

前腔笙歌院落，煞是撩人。一曲魂消，君王外宅時多。嬌燈光映月輪高，画欄十二珠簾悄，西欄十二珠簾悄。旦全場女童上

前腔遊人似潮。昨日相期佳客游遨。此時月色上花梢。（旦）出見題外未介外未（旦）慕名特

地來相造。慕名特地來相造。

（相見禮介）（旦向旦指外介）

這位就是員外。（旦）昨日

張間多談大雅。又蒙厚賜。今辱左顧。荷閣生光。（外）

山僻之客。孤陋寡聞。得覩花容。生平願足。（旦）這位

官人。是員外何人。（外）是表弟華巡簡。（旦）多是貴客。

夙世有緣。得遇二君。草草杯盤。以奉長者。（外）在下

山鄉。未曾見此富貴花魁娘子。名播寰宇。求見一

面。如登天之難。何況促膝笑談。親賜杯酒。（旦）員外

此本南詞
也今皆以
北詞爲之
則須增字
句

獎譽太過何敢當此了賢將酒過來

二犯江兒水

五馬江兒水

逢霽色皇都春早融和雪正消

看爭馳玉勒競觀金鰲賽蓬萊結就的島巡迴御香

飄羣仙不待邀樓接層霄鐵鎖星橋大家來看一箇

飽

朝元歌

幸遇春風流俊髦斷覩了軒昂儀表

錦一雙不

枉了兩相輝燈月交

外

多蒙厚款美酒嘉肴清歌妙舞都人遇此如在

天上不勝酒狂意欲亂道一詞盡訴胸中懋結呈

上花魁尊聽

末

哥哥花魁美情正當請教

外

待不

才先訴心事呵

前腔問何處堪客狂嘯。天南地北遙。借山東煙水。暫買春宵。鳳城中春正好。薄倖怎生消。神仙體態嬌。起介想汀蓼洲。皓月空高。雁行飛三匝。繞後樑。袖拉拳勢介誰識我忠肝共包。只等待金雞消耗。頓桌介愁萬種醉鄉中兩鬢蕭。

采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旦酒以台飲。何拘于禮。只是員外言語含糊有許多不明處。外倩紙筆來。寫出請教。旦取筆硯過來。向員外告珠玉。外寫介詞寄念奴嬌。念介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來買鳳城春色。翠袖

團香。絳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
消得。○想蕙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盪。暮六六
雁行連入九。只爭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
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詞員外是何等之人。心中有甚不平之事。叔家文
義淺薄。解不出來。求員外明言。
駕到後門了。
劉才點介
我正要訴出心事。却又去接駕了。我們
且未可去。縣在暗處瞧一回。
了。小心些則箇。
曉得。

始信桃源有路通

這回陡遇主人翁

今宵膽把銀缸照

猶恐相逢是夢中

各處下

第九折

鬧燈

淨扮李達大帽青衣內抹額束腰雜扮戴宗應上用東鐘的

淨

浩氣沖天冠斗牛。英雄事業未曾酬。手提三尺

龍泉劍。不斬奸邪誓不休。俺黑旋風李達便是。衛

大哥好沒來歸。看燈看燈。竟與柴大官人燕小乙

哥走入衙衙人家喫酒去了。却教我與戴院長。扮

做伴當。跟隨在門外坐守。這可是俺耐煩的。不要

惱起俺殺人放火的性子來。把這家子來殺箇罄

盡。做勢介戴

哥哥怎生對你說來。

淨

只怕大哥又

此白以爲
爲詞以
傳低人
者行目亦
有以故從
時點上而
正音曲亦
錄

說我生事俺且權忍片時也可

北詞〔新水令〕看長安燈火照天紅似俺這老蒼頭也

大家來胡哄怒而生也花世界少拜識也錦繡衙儀

大英雄偌大英雄替他每守門闌太知重〔虛下〕

〔小生旦上〕

南仙呂入雙〔步步嬌〕三五良宵水輪湧帝輦宸游數

〔旦〕今日該駕幸上清宮歡情那處濃〔小生〕朕今日幸

上清宮方面教太子在宣德殿賜萬民御酒御第在

千步廊買市約下楊太尉同到卿家久等不至只得

自來〔旦〕不道餘恩又得陪從〔小生〕今日佳辰宜有佳

詞傳旨宣周邦彥（世）對酒泛金鍾。這些時值得佳詞
供（佳上）

小臣周邦彥聞得陛下在此特來獻元宵新詞（小）

（世）念與朕聽（佳念介）詞寄解語花風銷焰燭露泫

洪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

下衣裳澹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

滿路飄香塵○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

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

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

（亦世）好詞好詞得景得情良辰美景才子佳人俱

在朕前可喜可喜。周邦彥陞爲大晟樂府待制。賜
與御酒三杯。（主飲酒謝恩。）同。斟酒泛金鑊。這
些時值得佳詞供。（全下。淨上。）戴隨上。（淨。）

北折桂令。漸更闌。古寺聲鐘。等的人心熱腸鳴。上的
來背曲腰躬。須知俺兄弟排連。盡多是江湖志量。怎
走入花月樊籠。一壁廂。主人情重。那堪俺坐客心慵。
折倒威風。做啞妝顰。這的是黑髮婆性格溫柔。今日
里學得箇舉止從容。（下。）外末。貼上。

南江兒水。萬里君門遠。乘興驀地逢。大顏有喜親承
奉。（外。）何不。急趨樽前。無欄縱把。一生忠義。多相控。（末。）

(點)這箇使不得便親寫下招安何用打破沙鍋少不得受那奸邪搬弄(下淨戴上海)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俺則待向章臺猛去衝(戴)這裡

頭沒你的勾當(淨)莽兒郎認不得鸞和鳳俺則待踏

長街獨自游(戴)我不與你去你須失了隊(淨)急忙裡

認不出桃源洞因此上權做個不惺惺酩子裡且包

籠困騰騰眼底生春夢實不不心頭拽問玄難容無

明火渾身迸宋公明也尊兄這踏兒也算不公

(坐場上介丑扮楊太尉上)

南僥僥令君王曾有約遊戲晚來同(作走進門戴走)

是淨生不理介丑是何處兒郎真情憤見我貴人來不飲蹤

問淨介你是那裡的狗弟子孩兒見了俺楊太尉站也不站起來從人拿住者淨大城脫衣帽露肉

戎裝介

北收江南呀要知幣名姓呵須教認得黑旋風將丑打倒介一拳兒打箇倒栽葱丑使不得

使不得淨方纔洩俺氣填胸放火介不是俺性寬不

是俺性寬只教你今朝風月兩無功

淨大喊介梁山泊好漢全夥方在此外末點急上

南園林好聽喧鬧魚游釜中急奔脫鳥飛出籠渾一
似山崩潮湧你看官家也從地道走了驚鳳輦離花
禁回首處隔巫峰

〔內喊介〕

你教走了黑旋風

〔外〕

燕小乙哥黑厮性發

了只怕有失你是他降手快去接了他出城

〔淨舞〕

〔介〕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誰人來犯俺鋒誰人來犯俺鋒
貼撲淨跌介〔淨看貼起笑介〕元來是舊降手又知空

〔貼〕不要生事隨哥哥去罷

〔淨隨眾走介〕

恁道是保

哥哥第一功頓金鎖走蛟龍須知是做郎君要擔怕

是旄旗簇擁雄糾糾，虎相從。宋公明翠鄉一夢，揚
太尉傷司，告訟，衙門一班見弟兄，逞雄脫離着禍籠。
呀，這的是開東京一場傳誦。

北清江引。宋三郎豈是柔情種，只要把機關送惹起。
黑天蓬，好事成虛閃，則落得開元宵一會兒哄。

周美成蓋世逞詞豪，宋公明一曲念奴嬌。

李師師兩事傳佳話，合編成粧點開元宵。